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介紹受保護管束少女佳美(假名)晤談分析結果概論，旨在簡要的說明治療師和佳美之間互動關係的進展、佳美的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以及結束晤談後佳美的發展狀況。爲了保護少女佳美以及其生活周遭重要他人的隱私權，除了受保護管束少女佳美爲假名之外，本章節中所提到和佳美有關係的人物的名字同樣均爲假名。第二節呈現佳美在第一、二、六、十四、二十二、三十二、四十、四十五等八次晤談分析的結果中，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的進展。第三節爲各次晤談分析中少年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爲引入讀者對於少年有所認識，底下先呈現少年佳美的背景與問題描述：

佳美在家中排行老四，前面有三個姊姊，其中同母異父的大姊是母親婚前所生育，佳美兩歲的時候父母親離異，根據佳美描述的理由是：母親未能生育兒子，加上父親賭博的債務等壓力。母親離婚之後帶著大姊離開，倚靠賣淫爲生，其後大姊也跟著母親一起下海賣淫。大姊一度結婚又離婚，並在婚姻過程中和外遇的對象生育一女。佳美的家族倚靠賣水果爲生，父親凌晨批貨，早上做生意，回家睡一覺之後，通常是待在賭場賭博。因此，佳美極少時間與機會能和父親碰頭聊天。佳美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父親再婚，並生下同父異母的弟弟，佳美和繼母的相處衝突不斷，後來父親和繼母、弟弟搬出去獨立門戶。家中則剩下爺爺、奶奶和佳美的二姐、三姐，以及佳美所形成的隔代教養家庭。根據佳美的話語，現在的爺爺和佳美姓氏不同，佳美的親生爺爺早於多年之前走失，至今行蹤不明。目前二姐和男友同居於男友家中，白天仍會到家裡的水果攤幫忙賣水果，三姐就讀公立高職，生活作息穩定，課業表現不錯。根據佳美的說法，她讀國小的時候，奶奶經常出外打牌，家裡都沒有人在，她才開始曉家遊蕩的生活。佳美國二之後念的是「潛能開發班」，國中畢業之後，佳美並未得到父親的經濟奧援，所以未再繼續升學，也沒有就業，平日多和幫派同儕團體的男男女女一起遊樂嬉戲，搖頭狂歡。也經常夜曉家未歸，留宿乾哥或異性友人家中。

民國八十九年，佳美國三的時候首次因竊盜罪被移送地方法院，法院裁判處遇爲「訓誡及假日生活輔導處分」，目前少年資料已經塗銷。民國九十年八月佳美第二次因竊盜罪被移送地方法院，在少年觀護所觀察十八天之後，法院裁判處遇爲「執行保護管束處分」，保護管束爲期約一年半的時間。佳美於民國九十一

年再度因為竊盜罪被移送地方法院，法院執行觀察處遇，為期四個月，裁判處遇同樣為「執行保護管束處分」，於前一次保護管束處分執行結束之後，接續執行之，目前佳美已經年滿十八歲，保護管束處遇迄今執行中。

本研究提供給佳美的密集諮商方案從 91 年 4 月 15 日起，至 91 年 10 月 14 日止，每週一、三固定時間晤談一次，治療師所提供的晤談共四十八次，其中佳美出席了二十五次，請假三次，缺席二十次，所以實際上晤談次數總共二十五次，晤談中後期開始，佳美進入高職夜校讀書，並開始一些短期、不固定的工讀。

第一節 受保護管束少女佳美晤談分析結果概論

受保護管束少女佳美從 91 年 4 月 15 日起，至 91 年 10 月 14 日止，接受研究者身兼心理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所提供的心理治療總共四十八次，其中佳美出席了二十五次，請假三次，缺席二十次，所以實際上晤談次數總共二十五次。研究者從中挑選了八次晤談進行心理治療過程分析與內容分析，得出兩個部分的結果，心理治療過程分析結果為「治療師與佳美之間互動關係的進展」，心理治療內容分析結果則為「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以下將分別描述之：

一、治療師和佳美之間互動關係的進展

從研究者所挑選的這八次晤談內容來分析佳美與治療師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進展，可以粗略地分成五個治療關係與互動結構的轉折，包括了晤談一開始治療師著手於治療關係的建立以及佳美相對應的反應；其次是治療師詮釋佳美與生活世界中的重要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佳美內在的情感狀態；接續則是治療師詮釋治療室發生的此時此刻互動關係與佳美人際模式的應對關係，加深佳美的自我覺察；繼而呈現出佳美對治療關係的延伸與內化；最後則顯現出佳美在治療關係中的主體性。在晤談尾聲，佳美開始把治療室的世界視為與生活世界有所交融的真實世界之一。

（一）治療關係的建立

前兩次晤談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脈絡中，一開始治療師著手於建立治療架構，治療師將佳美視為尚未進入治療情境，然而佳美早已置身於某種治療情境中。如：治療師提到：「也許未來這邊會有一些窗簾之類的，讓整個空間比較舒服一點，那目前還沒裝。」佳美的反應則是：「喔，我知道啊，你們上次不是有講？」接續呈現出治療師把焦點放在治療關係的建立與維持上，以致於所踩的立足點和佳美對反開來。晤談最後治療師顯現為佳美生活世界中人事物的評估者，而佳美則成為協助釐清者，兩人所踩的立足點往往有所不同。

在接續的晤談中佳美為治療脈絡的主動建構者，治療師則為配合的傾聽者以及嘗試進入談話脈絡者，繼而成為佳美學校生活世界與異性關係的估量者與追問者。在後續的談話脈絡中呈現出治療師意圖進入佳美獨特的生活世界與經驗，但也打斷了佳美的思路與談話脈絡，使話題無法深入的關係脈絡。如治療師重複詢

問陳在外面「很衝」是什麼意思？佳美解釋過後治療師仍然錯認，佳美重複說：「不知道怎麼講？」顯示出佳美對於治療師難以瞭解她的談話脈絡表達無奈。

（二）治療師詮釋佳美與重要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六次晤談過程中，晤談一開始佳美仍難以想像她和治療師之間互動關係的真實性，如佳美提到她不知道昨天為什麼睡不著？「可能太無聊了吧。」治療師試著連結佳美睡不著和今天要來晤談之間的關連性，佳美驚訝於治療師的想法，繼而否認之。此段落中，治療師顯現為詮釋者，而佳美則是抗拒者，雙方的談話脈絡不相交。其次是治療師成為佳美與重要他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詮釋者以及佳美內在情感狀態的同理者，而佳美則顯現為被同理者，如：治療師反映佳美對悲傷的壓抑，佳美同意她的確努力地不要觸及自己的悲傷，但仍坦承二姐是她成長過程中支持撫慰她的重要力量，治療師反映這也是此刻佳美如此悲傷失落的原因。佳美進一步成為家庭生活經驗的敘說者與自我形象的建構者，而治療師成為傾聽者與見證者。如：佳美強調自己目前對家庭經濟供應的索求不多，治療師反映佳美達到獨立堅強的意圖，佳美提到自己在生活事件的處理上即使有所損失，也不願去增加家人的負擔，進一步印證治療師的看法。晤談最後治療師試圖釐清佳美和父親之間複雜而矛盾的愛恨交織情感，治療師成為探詢者與詮釋者，佳美則成為了自我揭露者與認可者。第十四次晤談佳美坦露自己在情感上所踩的矛盾的兩端，如：佳美承認自己的確好像怪怪的，「因為我喜歡的男生，可是卻把他送給別人，」治療師回應佳美說原來她自己知道，佳美說：「自己怎麼不知道？」治療師詮釋佳美底層的情感渴望與要求，佳美則承認她無法使其浮到臺面上的困難。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和阿標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佳美宣稱她將面對之。

（三）治療師詮釋治療室的互動關係

治療師繼而詮釋出佳美在人際互動模式與治療關係之中同樣踩在「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兩個極端時，佳美宣示她將治療關係視為現實世界，使得悲傷痛苦的她沒有可以踩穩的地基。如：佳美回答她通常總是獨自面對並宣洩悲傷情緒，要不就選擇遺忘它。「就旁邊的人也不知道，然後自己也忘記了。」治療師說即使像現在她來跟老師談這些傷心的事情，治療師話還沒講完，佳美主動說了：「決口不提傷心的事！」之後反而能夠主動揭露私密的情慾經驗，治療師顯得難以置信，不斷釐清她的聽聞和理解是否屬實，反映出治療關係的強烈張力。

如佳美說：「我跑到他家去強姦他，哈(.)我得逞了，」治療師說：「所以妳主動，他也沒有拒絕？」佳美笑說：「因為我已經坐在他身上了..。」治療師進一步釐清：「妳說妳跟他做了，就是你們有性交的關係？」佳美拉長聲音說：「有吧！」第二十二次晤談首先是治療師反映了治療關係中斷所造成的張力，治療師問佳美是否擔心治療師等了她幾次而失去耐心？佳美用唱歌的語調：「嗯，應該是，我也不知道，保護官有去我家，」佳美的回應顯現出治療關係納入了觀護人背後的司法力，所形成的三角關係，在司法力的介入之下，治療架構得以繼續運作下去。其次，凸顯了佳美認知到觀護人在治療關係中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但不等於打破了治療室的隱私與保密原則。治療師繼續詮釋佳美在治療關係中同樣維持著不敢主動宣稱或要求一個明確位置的姿態，以及治療關係的本質無法被佳美拿到臺面上來討論，臺面下卻又可能有不同的心思，一如她和阿標之間的矛盾處境。如：治療師把忠誠與背叛的議題拉回治療關係上來談，詮釋出佳美對治療關係所可能有的困惑與懷疑，佳美幾乎完全無法回應，之後笑個不停，小聲的說了兩遍「我真的不知道？」治療師說：「妳不習慣對比較年長的人表達妳內心的想法？」佳美慢慢的吐出「可(.)能(.)吧(.)！」

(四) 治療關係的延伸與實在化

第三十二次晤談一開始佳美宣告：「我要去上課。」治療師表示詫異：「喔？可以慢慢講嗎？我們兩個禮拜沒有談話了」顯現出治療師對此缺乏心理準備，也因此難以進入佳美的談話脈絡。佳美對於如何在治療室的世界裡展現並宣稱她自己，仍然感覺到不確定。其次是治療師點出佳美對她的疏離感，佳美否認之，她拿出晤談預約單：「哇，有那個神桌的味道。」治療師一愣：「神桌？」佳美說：「對啊，我把它放在神桌上面。」顯現的是透過晤談預約單與神桌的連結，佳美將她和治療師的關係帶回了家庭生活世界，然而治療師並未留意與回應佳美對治療關係的延伸與內化。最後是佳美坦承偷竊的事實之後，治療師追問她和繼母之間緊張對立的關係時，佳美突然故做輕鬆的將話題轉移到治療室的裝備設施的改變上：「妳怎麼把它【滅火器的指標】貼起來？呵。」接著才坦承：「對呀，所以就是這樣呀！就是因為之前偷她東西，所以她就蠻討厭我的吧！」上述反映了佳美擔心治療師對她的偷竊行為有所評價，而造成治療關係的張力，她試圖用轉移話題來化解此張力，顯現出治療關係邁向實在化的趨勢。第四十次晤談治療師詮釋佳美用缺席來測試治療關係的穩定性以及治療師的包容能力，治療師說：「這

個位置有那麼多的時候是空空的，好像妳也很努力想讓老師體會到妳這種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在老師的心裡面？」佳美用歌唱的旋律唱著：「我(.)不(.)知(.)道(.)」透露了佳美事實上對於治療師的詮釋內容是有所心思的。佳美無法直接回應治療師的詮釋，她仍難以在治療室踩穩一塊屬於她的地基。佳美正規的學校生活世界逐漸變得厚實之時，非正規的少年觀護與心理治療的世界相對變得稀薄。

(五) 佳美在治療關係中展現主體性

第四十五次晤談顯現出當晤談終於將褪去研究的色彩之際，研究關係卻覆蓋住整個治療室的對話。研究合約結束之後，晤談從一週兩次改成一週一次，治療關係將由密轉疏也成為預期中的真實，佳美仍透露了情緒上的衝擊與不安。佳美要求位在不同座落點的雙方有所溝通，她最終雖然順服於治療師的權威，卻出現和治療師唱雙簧的互動關係，治療師說：「有一個禮拜，..」佳美搶著說：「改成禮拜一。」治療師：「我在想說是要改成禮拜一，還是我們直接就跳過去？」佳美：「跳過去。」治療師說：「因為這樣改，似乎會更混亂。」佳美同意說：「好，跳過去啊。」充分展現其主體性，並顯現出她的確踩穩了治療室中立足的地基，佳美在治療關係中是有所置身的。當佳美試圖以對等互動關係來解讀治療關係時，治療師則是重新把治療關係拉回到一個非對等的撫育關係上。晤談尾聲，佳美提到：「我前天去烏來看到一個長的超好看的原住民男生，我有跟他拍照，如果改天照片洗出來，有來報到的話，再拿給妳看。」顯示出佳美開始把治療室的世界視為與生活世界有所交融的真實世界之一。

二、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有關於研究者從挑選出來的八次晤談內容中所分析出的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可以分成四個部分來加以呈現，首先是有關於佳美真實家庭關係的描述上，顯現出佳美的真實家庭關係錯綜複雜而且結構鬆散，佳美的真實家庭生活處境孤單且空洞，使其離脫至「擬似」家庭之中，所謂的「擬似」家庭指的是佳美的乾哥哥及其家人。其次談到佳美如何遊走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關係之間，以及擬似家庭之中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這兩條軸線的運作內涵。接續談到佳美所經驗到的父愛失落，以及她如何返回真實家庭生活世界之中。最後，探討佳美的違犯經驗以及她所處在擺盪於社會規範邊緣的生活世界。

(一) 有關佳美真實家庭關係的描述

在佳美真實家庭經驗的描述上，佳美成長過程中母親是缺席的，而外婆和奶奶成爲了替代的主要照顧者，父親再婚之後同樣成爲家庭的「拋棄者」。在佳美的親子關係之中，她指控父母親成爲「使人失望者」，佳美同樣因爲種種違犯行爲而使祖父與父親失望，然而她卻將自身種種違犯行爲視爲某種對抗成人世界的價值或成就。在家人關係結構上，佳美將繼母視爲原生家庭中的外來者，她和繼母彼此持續緊張對立又不認同的互動關係，有異於她和同父異母的弟弟之間彼此有所歸屬與認同的互動關係，佳美在繼親家庭中淪爲繼母與奶奶之間母性權力鬥爭的工具，成人角力關係中的代罪羔羊。奶奶與姊姊們是佳美成長過程中支援撫慰力量，繼二姐從家庭出走與男友同居之後，彼此的互動關係也隨著斷裂，真實家庭代表著孤單、空洞的生活處境，佳美也跟著從真實家庭出走到「擬似」家庭中。她說：「所以現在就不怎麼想去看重二姐」「就盡量跑到我哥家去開心，就覺得好好哦！」國中畢業之後是佳美苦惱生活的開始，家人要求佳美經濟上的獨立，佳美卻宣稱當她經濟獨立時，她將出走家庭，顯現出佳美和家人之間矛盾的關係。整體而言，佳美的真實家庭關係錯綜複雜而且結構鬆散，真實家人之間總是彼此相互拖累的關係脈絡，多數成員陸續成爲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爸爸在家庭和賭場之間來來去去，一如佳美在真實家庭和擬似家庭之間來來去去，而佳美的擬似家人也和她同樣身爲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

(二) 有關佳美擬似家庭關係運作的描述

就在佳美的真實家人關係變得淡薄之際，佳美的擬似家人關係反而變得厚實，佳美處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的過渡地帶，從佳美和擬似家人的互動關係之中反映出擬似家人的稱謂，只是爲彼此的親近所給出的說法或理由，其間無法確實規範家庭倫理關係，然而佳美的擬似家人關係與真實家人關係之間仍有所距離，一旦擬似家人的言行超越該距離，將威脅擬似家人關係的穩定度。同時，佳美擬似家人關係的建立需要雙方彼此的認可，也因此是可能被宣告取消的關係。如阿標開始對佳美能否進出其擬似家庭有所限制與規定，他說：「以後如果沒有我的准許，妳再過來，我就直接跟你翻臉。」乾哥阿豪每每用話語將佳美阻擋於其擬似家庭之外，他說：「這是我家，不是妳家，大門在那兒，請妳走好不好？」

佳美遊走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關係之間，擬似家庭之中有家人關係與男女

關係這兩條軸線同時運作著。在擬似家庭關係的名號之下，佳美和乾哥哥們的關係與界限是漂浮的、可移動的，其間的情慾交往與互動也因此是心照不宣，未被言明的，如此讓佳美不必承擔責任，但也因此使她無法獲得枱面上的位置。她說：「我跟阿海的關係也是不清不楚、不黑不白的」。佳美笑鬧地說：「唉呀，你不行啦！你性無能」。「妳要不要試試看？」在佳美青春期的情慾追尋過程中，勾勒出一個情慾上的亂倫關係，她既是被渴求和誘惑的情慾對象，也往往是侵入他人感情關係的第三者角色。佳美提到二姐的男友阿源叫她做他一天的女朋友，他說：「我被妳姐管的很緊，難得放鬆一天呀。妳現在不需要顧慮到妳姐，」然而佳美認為自己始終不是一個能夠被公開認可和接受的女性，佳美和乾哥哥們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使得佳美在愛情世界之中沒有一個浮到枱面上的位置。即使佳美清楚乾哥阿標的性雜交歷史，她利用女性肉體的威力奇襲式的攫獲乾哥阿標的身體，同樣身處青春期的阿標難以抵擋佳美的性威力，屈從地和佳美一起完成性交過程，她說：「我跑到他家去強姦他，哈(.)我得逞了，…因為我爬到他身上去了，我已經坐在他身上了…」阿標就說：「不管，妳要負責把我解決它！」然而，佳美卻無法思考她和阿標之間的性愛關係所可能帶給她的各種健康風險。

在佳美和阿標之間擬似家人關係底層的性愛關係浮上枱面之後，兩人均無法在同儕關係之中踩穩立足之地，私密的情慾世界隨之破裂。阿標從兩人的男女關係中退縮，並阻斷和佳美之間原本擬似家人的互動往來，佳美也因此退回真實家庭之中。佳美的情慾追尋和追求填補真實家庭空洞的擬似家人重疊在一起，這兩種不同的關係本質的追求造成了此刻佳美進退維穀的尷尬處境。佳美提到：「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只有我喜歡的那個人不喜歡我，可是他們的家人都會喜歡我。」顯示出佳美所追尋的擬似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之間的界限並非完全無法被跨越與融合，只是佳美偏偏無法跨越該藩籬，佳美的情慾追尋總是遭遇挫折。

佳美在擬似家庭中扮演嬰兒照顧者的角色，因而佔據難以被取消和取代的位置，阿標無法透過單方面的作為阻斷佳美和擬似家人之間的互動往來。她說：「他們都很歡迎我去他家，就是帶小孩而已啦！他爸媽都對我很好啊！」然而，佳美和阿標關係的決裂，導致佳美和擬似家庭的互動關係有了缺口，佳美在與擬似家人表面上的互動往來變得淡薄之際，她和擬似家庭的關係反而被實在化。佳美與父親均未承擔她學業中輟的責任，反而是在旁的擬似家人阿伯主動代為承擔，取

代了父親的角色與功能，佳美也認知到真實家人往往站在她的對立面，而她所宣稱的擬似家庭中理想的替代母親反而站在她這一邊。真實家庭對佳美的規範與要求的有效性被取消，反而是擬似家庭對她的規範與要求被她賦予有效性，最終佳美仍同時踩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對反的兩端。

(三) 父愛的失落與回返真實家庭之路

佳美和父親呈現出交錯的、不相交的兩個生活世界，父親成爲對她的需求與情緒缺乏回應的照顧者，失落、悲傷的佳美在她和父親交往互動的世界之中沒有存在的地基。悲傷痛苦的佳美無法踩在現實世界的地基之上，她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拋擲在現實世界之外，更深一層的願望是爲了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排擠於心智世界之外。佳美深夜未歸時，警察問她：「妳爸爸叫什麼名字？」佳美說：「我不知道？」「想一想之後就想出來了」。顯示出蹺家少女佳美忘記了自己和別人一樣也有一個爸爸，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

佳美提到她在阿標家夢到爸爸，哭著醒來一事，她哽咽地說：「好像是我很久沒有回家，然後爸爸知道我在那個家住了很久吧！爸爸好像提水果跟人家說謝謝吧！」原來，佳美「蹺家」的行動底層真正的追尋是爲了「回家」，擬似家庭是一種替代的，暫時棲居而有所倚賴的生活世界，佳美內心真正的渴望仍是她和父親之間真實的交往連結，佳美真正渴望的是回歸真實家庭之中。佳美最後肯定父親對她的關心，隨即又認爲父親將她的存在視爲拖累和負擔，顯現出佳美和父親之間關係的矛盾。步入青春是佳美和父親關係轉折的關鍵期，隨著佳美進入青春期和離家生活，父親變得不知道如何關心她，也無從管教起，透過神明的仲介，父親傳達了他對佳美的關心。如：佳美提到爸爸帶她去拜拜，「結果被神明打，因為我有抽菸，神明叫我戒菸。我就說：『喔！好』，然後神明說：『妳壓力很大，是不是？』我就：『ㄉㄉㄉ』就沒有講話」。現在佳美和父親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對等互動關係，而不再是過去權威的父親與依賴的孩子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結構，佳美也期望透過重新回返學校生活世界，恢復被取消掉的學生身份，在家庭生活之中有一個浮到臺面上來的地位。在晤談的尾聲，佳美真實的家庭生活世界從空洞、稀薄逐漸走向豐富、厚實，而今父親像是對等的友伴關係，佳美在真實家庭之中是有所置身的。

(四) 佳美的違犯經驗與邊界生活

過去在佳美的學校生活世界之中，即呈現出佳美雖然和普通班學生處在同一個學習空間之內，卻不用遵守社會建制，實際上她處於一種「在校中輟」的狀態。處於邊界的佳美的學校生活同時踩著普通班與潛能開發班兩個不同的脈絡，在常態學習方式與非常態學習方式之間遊走，一如她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遊走的關係脈絡。

佳美故意用偷竊來激怒繼母：「看到她不高興，很爽吧！怪怪的心理？」「偷阿公錢比較好玩，因為阿公會碎碎念，然後又抓不到我的把柄，真好笑，好可憐，笨蛋！」偷竊則是佳美對他人進行操弄並獲得成就的一種方式，把成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來嘲笑、貶低成人世界，並達到反抗與報復的目的，佳美對此沾沾自喜。佳美身處違犯的幫派同儕團體，幫派械鬥的傷害隨時可能出現在佳美的生活世界之中，佳美無力抵擋所愛者面臨性命威脅與傷害。對她所帶來的憂懼。佳美雖置身於幫派械鬥活動外圍，其報復性更甚於主其事者。佳美與同儕嗑食搖頭丸的行為本身的違法性，造成他們和醫療體系之間矛盾的關係：既想得到醫療資源，但又恐怕因此被逮捕勒戒。佳美和乾哥哥們之間漂浮的、可移動的情慾交往關係與界限，也讓佳美隨時處於各種性病、愛滋與未婚懷孕等健康風險之下。

在晤談的尾聲，佳美體認到這個長期所屬的同儕團體從聚斂到分散的趨勢，她似乎沒有把握蹺家遊蕩的日子可以結束，先是倉皇地想要尋找下一個幫派同儕團體的寄託與歸屬，慎思後作罷。她最終從中輟遊蕩的生活回歸到學校生活世界軌道之中，這對佳美既是目標，也是壓力，學校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縫合佳美和成人生活世界之間裂縫的橋樑。

三、結束晤談之後的佳美

方案結束之後治療師沒有繼續錄音，佳美在一個月之後選擇結束晤談，治療師認為這跟佳美不敢要，她始終覺得她要有所回報有關，她沒有辦法接受治療師的存在只是為了她，而不是為了她要給治療師任何的好處。她在治療期間的出席率低於五分之三，見觀護人也是一樣的。一年之後，根據觀護人的描述：佳美後來的報到幾乎都會到，如果沒到也會事先請假，治療師有些不敢置信；佳美從遊蕩街頭到能夠維持一份百貨公司的鐵板燒工作三個月之久，佳美同時間讀完一學期高職夜校的課程，因為家庭經濟因素又再度中輟。晤談結束之後的第二年，治

療師又陸續從觀護人的轉述中得知：佳美曾經第二度復學但又再輟，佳美也有幾個月的時間在知名的溫泉旅館擔任服務小妹，繼而擔任該旅館的廚房助理，工作期間均住宿於員工宿舍，生活規律。佳美後來轉業服務於網路咖啡店，之後因為奶奶生病住院辭職照顧之。目前佳美就職於柏青哥店，擔任開分員的工作，並結交一位役畢服務於便利商店的男友，兩人交往穩定，佳美與男友同居於男方家庭中。保護管束期間曾經再次觸犯竊盜罪，法院執行四個月的觀察處遇，所幸佳美都安然通過觀察期，目前佳美剩餘的受保護管束期間不到半年。佳美目前已經年滿十八歲，整體而言是有些不一樣了，順利的話，佳美將逐漸走進社會常軌裡，治療師無法從實證的觀點來推論治療效果，但仍衷心為她祝福。

第二節 治療師和佳美之間互動關係的進展

一、第一次晤談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第一次晤談時的互動關係脈絡，可分成三個階段來描述，首先是一開始治療師著手於建立治療架構，她將佳美視為尚未進入治療情境，然而佳美早已置身於某種治療情境中。接續呈現出治療師把焦點放在治療關係的建立與維持上，以致於所踩的立足點和佳美對反開來。晤談最後治療師顯現為佳美生活世界中的人事物的評估者，而佳美則成為協助釐清者，直到本次晤談結束之前，兩人所踩的立足點仍然有所不同。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 本段落呈現出治療師致力於建立治療架構，治療師將佳美視為尚未進入治療情境，然而佳美早已置身於某種治療情境中。晤談一開始，治療師將佳美視為對治療尚未獲得準備的狀態，透過向佳美說明治療室的空間物理設施，想將佳美引入治療脈絡中，從佳美的反應中顯示出她其實沒有被引入。在接續的話語中，治療師急於提醒強調說明治療是怎麼樣的，做預防的動作，而佳美只是簡單的回應，顯現出治療師察覺到她與佳美之間的不一致，使得治療師必須做些什麼把這個不一致給拉近。當治療師因為一時之間說不出保密原則的例外而停下來時，治療師的動作出現了一個缺口，反而讓佳美踩進來補充這個缺口，兩人的互動結構也因此產生改變。治療師犯錯時，佳美主動糾正之，使談話得到修整，維持順暢，進一步說明瞭佳美對治療關係的投入與主動性。

(二) 在接下來的晤談段落中，治療師把焦點放在治療關係的建立與維持上，以致於所踩的立足點和佳美對反開來的脈絡置身互動。佳美接著講說她「等一下要去把頭髮染回來」一事，遠離了先前有關諮商架構的談話脈絡，此時兩人的談話脈絡出現了差距，治療師不知道佳美的狀態在哪裡，而無法跟上佳美的新話題。佳美再現其生活經驗，治療師則是著眼於治療關係的建立與開展，治療師和佳美所踩的立足點不同，兩人的談話脈絡不相交。佳美談完乾哥哥之後，接著談到爸爸回家一事，話題從「擬似」家人關係過渡到「真實」家人關係，仍立足在相同的脈絡之中。治療師無法跟上佳美的話題，因而要求佳美針對乾哥哥的話題「再多說一點，」再次顯現出兩人之間立足點的差異。佳美繼續停留在原來生活世界的相關話題，治療師數次關切有關治療架構如何維持的問題，直到問話被佳美打斷之後，治療師才返回對佳美和擬似家人之間互動關係的瞭解上。治療師

先是停留在促使治療繼續進行下去的脈絡置身，之後呈現出促使談話脈絡獲得修整的傾聽者與澄清者，兩人所踩的立足開始拉近。只是，治療師仍急切於建立治療關係，以致於遠離了佳美的思路和情感，所幸佳美的思路則並未被治療師的問話所阻斷。

(三)、晤談最後治療師顯現為佳美生活世界中人事物的評估者，而佳美則成為協助釐清者，直到本次晤談結束之前，兩人所踩的立足點仍然有所不同。佳美的談話從擬似家人關係脈絡再度回到她和真實家人的關係上，治療師致力於釐清佳美和真實家人之間互動關係，佳美則回應了治療師在評估上的需求和好奇。治療師最後則是針對佳美過去的學校諮商經驗進行初步的瞭解，以評估該經驗對此時所進行晤談活動的影響，所關切者仍是治療關係的建立和開展，佳美則呈現出她在過去學校生活世界之中，身為受到關注的「特權者」的脈絡置身。

二、第二次晤談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可分成四個階段來描述，晤談一開始，佳美為治療脈絡的主動建構者，治療師則為配合的傾聽者以及嘗試進入談話脈絡者，繼而成為佳美學校生活世界的估量者。治療師接續成為佳美異性關係的估量者與追問者，佳美則請求治療師認同其感情態度，因而成為要求者，治療師則成為認同者。在後續的談話脈絡中呈現出治療師意圖進入佳美獨特的生活世界與經驗，但也打斷了佳美的思路與談話脈絡，使話題無法深入的關係脈絡。晤談最後，佳美將其真實的生活世界展現於治療師面前，治療師則停留在事實性資料的掌握上，兩人的談話脈絡不相交。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佳美為本段落治療脈絡的主動建構者，治療師則為配合的傾聽者以及嘗試進入談話脈絡者，之後治療師為佳美學校生活世界的估量者，佳美則是經驗的再呈現者。本次晤談一開始，佳美即主動開話題，而且是連結到第一次晤談有關學校生活的主題，顯示出佳美對於來治療是有所準備的，治療師則是保持好奇與想要進一步瞭解的態度，協助佳美達成完整的敘述，也讓自己能夠進入佳美的話題中。提示出佳美為本段落治療脈絡的主動建構者，治療師則為配合的傾聽者以及嘗試進入談話脈絡者。治療師接續的動作多為評估佳美在學校生活的處境與位置，佳美則回應出更多她的學校生活內涵以及人際互動的細節，佳美的描述活

靈活現，此時治療師為佳美學校生活世界的估量者，佳美則是經驗的再呈現者。

(二) 治療師在此談話脈絡中為佳美異性關係的估量者與追問者，佳美請求治療師認同其感情態度，因而成為要求者，治療師則成為認同者。佳美的話題轉往異性交往關係上，根據佳美的話語，她的異性交往關係界限模糊，使其被認定為侵入他人愛情關係中的第三者或終結者。治療師在此談話脈絡中為佳美異性關係的估量者，而佳美則以預防和宣稱的方式避免治療師往男女關係聯想或認定。佳美用年紀和「類型論」來作為異性交往關係的安全閥，然而她並未表露自身的感情本質。治療師仍有所疑惑，接續成為佳美男女關係的追問者，佳美欲言又止地說「啊不知道怎麼講」，並且將談話轉向對他人情感關係的觀察與批判上，仍間接揭露了自身的感情傾向，她繼而請求治療師認同其感情態度，因而成為要求者，治療師則成為符應佳美要求的認同者。

(三) 本段落呈現出治療師意圖進入佳美獨特的生活世界與經驗，但也打斷了佳美的思路與談話脈絡，使話題無法深入的關係脈絡。佳美談到阿東進入幫派生活的樣貌，治療師出現許多表示新奇、問題與定向的話語，如「弄衰」的意義為何？顯現出治療師對於進入佳美的談話脈絡與生活世界的障礙，而佳美則被迫停下來等待治療師跟上。治療師詢問阿東在外面「很衝」是什麼意思？佳美解釋過後治療師仍然錯認，佳美重複說「不知道怎麼講？」顯示出：佳美對於治療師難以瞭解她的談話脈絡表達無奈。治療師反覆問佳美：「真的有『土匪村』這個地方嗎？」佳美說了兩次「真的有那個村！」同樣揭示了佳美認為治療師應該能瞭解她的生活脈絡，而治療師偏偏難以瞭解，無法跟上佳美的談話脈絡。本段落呈現出治療師意圖進入佳美獨特的生活世界與經驗，但也打斷了佳美的思路與談話脈絡，治療者顯現出對於進入佳美的生活世界的種種障礙，使話題無法深入的關係脈絡。

(四) 佳美將其真實的生活世界展現於治療師面前，治療師則停留在事實性資料的掌握上，兩人的談話脈絡不相交。佳美的話題從她和阿東之間「非正式的擬似家人」關係過渡到她和乾哥哥之間「正式的擬似家人」關係上，談話焦點多放在她和乾哥哥之間的情感連結與承諾上，並刻意在治療師面前展現出她和乾哥阿標之間獨特而親暱的互動關係，再次呈現出擬似家庭之中同時運作的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脈絡。接著佳美談到搖頭之後和二哥之間對於從事「圍事」工作的論斷上，治療師關切的則是佳美吃搖頭丸的相關事實性資料。晤談最後，佳美由和

擬似家人之間的對話，帶出她和真實的家人外婆之間關係的主題，治療師成爲追問者，而佳美成爲回答者，以便治療師進一步瞭解佳美早期被撫育經驗與脈絡。佳美將其真實的生活世界展現於治療師面前，治療師則停留在事實性資料的掌握上，未能進入佳美的談話脈絡之中，兩人的談話脈絡不相交，佳美成爲生活經驗的再現者，而治療師則成爲佳美生活世界的評估者與觀望者。

三、第六次晤談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六次晤談過程中治療師與佳美之間重要的互動關係，可分成四個部分來描述，首先是在晤談一開始呈現出佳美仍難以想像她和治療師之間互動關係的真實性，治療師爲詮釋者，而佳美則是抗拒者，雙方的談話脈絡不相交。其次是治療師成爲佳美與重要他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詮釋者以及佳美內在情感狀態的同理者，而佳美則顯現爲被同理者，並進一步成爲自我揭露者。在接續的晤談段落中，佳美成爲家庭生活經驗的敘說者與自我形象的建構者，而治療師成爲傾聽者與見證者。晤談最後治療師試圖釐清佳美和父親之間複雜而矛盾的愛恨交織情感，治療師成爲探詢者與詮釋者，佳美則成爲了自我揭露者與認可者。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本段落呈現出佳美仍難以想像她和治療師之間互動關係的真實性，治療師爲詮釋者，而佳美則是抗拒者，雙方的談話脈絡不相交。根據佳美的話語，她一個人睡不著時，就在想每次打電話二姊都說她在男朋友家，後來再次提到她不知道昨天爲什麼睡不著？她說「可能太無聊了吧。」治療師試著連結佳美睡不著和今天要來晤談之間的關連性，佳美驚訝於治療師的想法，繼而否認之。顯現出佳美仍難以想像她和治療師之間互動關係的真實性，以及對她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段落呈現出治療師爲詮釋者，而佳美則是抗拒者，雙方的談話脈絡不相交。

（二）本段落中，治療師成爲佳美與重要他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詮釋者以及佳美內在情感狀態的同理者，佳美則顯現爲被同理者，並進一步成爲自我揭露者。治療師試圖詮釋佳美如何和自身的負面情感狀態保持距離，佳美同意她不想去記不好的事情，就會覺得「無所謂啊！」、「沒關係啊！」佳美的話語中傳達出她傾向於將這些負面的情感狀態排擠至真實的生活世界之外，是因爲二姐的出走使她失去了宣洩情緒的對象。治療師繼續反映佳美對悲傷的壓抑，佳美同意她的確努力地不要觸及自己的悲傷，即是她以擬似家庭互動關係來補償二姐走出後佳美

生活世界的失落感，她仍坦承二姐是她成長過程中支援撫慰她的重要力量，治療師反映這也是此刻佳美如此悲傷失落的原因。佳美認為在她的真實家庭生活世界之中，父母親陸續成爲缺席者，奶奶和姊姊反而成爲佳美的照顧者和情緒依附的對象。本段落中，治療師成爲佳美與重要他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詮釋者以及佳美內在情感狀態的同理者，而佳美則顯現爲被同理者，並進一步成爲自我揭露者。

（三）本段落中，佳美成爲家庭生活經驗的敘說者與自我形象的建構者，而治療師成爲傾聽者與見證者。佳美表達出自己目前對家庭經濟供應的需求不多，似乎想在治療師面前建立起一個自我節制，索求不多的形象。治療師反映佳美達到獨立堅強的意圖，佳美提到自己在生活事件的處理上，即使有所損失，也不願去增加家人的負擔，進一步印證治療師的看法。本段落中，佳美成爲家庭生活經驗的敘說者與自我形象的建構者，而治療師成爲傾聽者與見證者。

（四）本段落治療師試圖釐清佳美和父親之間複雜而矛盾的愛恨交織情感，治療師成爲探詢者與詮釋者，佳美則成爲了自我揭露者與認可者。治療師反映父親對佳美生活世界的參與，佳美不予認可，隨即舉例說明父親雖然試圖瞭解她的生活世界，結果卻是兩方的失望與挫敗。治療師反映佳美對於父親是否關心她一事的困惑，佳美肯定父親是關心她的，只是方法不得當，她自己也缺乏主動性，但她隨即提到父親將她的存在視爲一種負擔和麻煩，顯現出佳美和父親之間互動關係的矛盾性，符應了方才治療師所反映者。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對爸爸又愛又懼的矛盾情感，佳美同意治療師的看法，並表達出兩人之間並未建立起交往連結的地基，且將對方視爲使人失望者所致。本段落中，治療師試圖釐清佳美和父親之間複雜而矛盾的愛恨交織情感，佳美也的確呈現出她和父親之間總踩在對反的兩端，莫衷一是。治療師成爲探詢者與詮釋者，佳美則成爲了自我揭露者與認可者。

四、第十四次晤談治療師與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十四次的晤談過程中在治療師與佳美之間重要的互動關係，可分成五個部分來描述，首先是晤談一開始治療師面質佳美矛盾的情感態度，佳美坦露自己在情感上所踩的矛盾的兩端，治療師詮釋佳美底層的情感渴望與要求，佳美則承認她無法使其浮到臺面上的困難。其次是佳美宣稱了她和阿標的情慾交往關係，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和阿標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佳美宣告她將面

對感情上所踩的矛盾的兩端，同時揭露了她和乾哥阿海之間也受困於同樣矛盾的處境。繼而，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在人際互動模式與治療關係之中同樣踩在「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兩個極端時，佳美宣示她將治療關係視為現實世界，使得悲傷痛苦的她沒有可以踩穩的地基。晤談最後，佳美主動揭露了許多私密的情慾經驗，治療師顯得難以置信的模樣，不斷釐清她的聽聞和理解是否屬實，反映出治療關係的強烈張力。

（一）晤談一開始，治療師面質佳美矛盾的情感態度，佳美坦露自己在情感上所踩的矛盾的兩端，治療師詮釋佳美底層的情感渴望與要求，佳美則承認她無法使其浮到臺面上的困難。治療師問佳美是否在替阿標追求蓓蓓？佳美說：「對」治療師挑戰佳美說：「妳明知道如果是阿標自己追求，不見得能成功？」佳美同意的說阿標是很內向的人，他不會親自表白的。治療師挑戰佳美的做法，佳美對治療師傳達出她以阿標男女關係的代理人自居。佳美問治療師說她是不是怪怪的？治療師回問她自己如何看待？佳美承認自己的確好像怪怪的，因為她把喜歡的男生送給別人，治療師回應佳美說原來她自己知道，佳美說：「自己怎麼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因為他最近想交女朋友啊！佳美仍然知道自己的情感表現是矛盾的，而且她相信治療師已經瞭解她在情感上的確是踩在矛盾的兩端，治療師說佳美自己從來不去告訴他：她喜歡他，想跟他在一起？佳美回答說：「怎麼講啊！好尷尬哦！」有時候她會說：「哥哥我愛你」，她覺得他應該知道啦！治療師挑戰佳美曖昧的情感表現，無法直接表達她對阿標的情感要求，佳美承認她仍困難於直接宣示其情感，佳美的位置仍然是在旁的，而非面對面的。本段落中治療師呈現為面質者，反映出佳美矛盾的情感態度，而佳美則成為自我揭露者，承認她在情感上的確是踩在矛盾的兩端，治療師進一步詮釋出佳美底層的情感渴望與要求，而成為詮釋者，佳美則坦言無法使其浮到臺面上的困難，成為認可者。

（二）本段落中佳美宣稱了她和阿標的情慾交往關係，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和阿標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佳美宣告她將面對感情上所踩的矛盾的兩端，同時揭露了她和乾哥阿海之間也受困於同樣矛盾的處境。佳美坦承她和阿標之間曖昧的情慾交往，「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們的關係是什麼？」治療師指出佳美和阿標做了很多男女朋友在做的事情，可是他們不會把它稱為男女朋友？佳美同意治療師的說法，並舉例佐證之。但是她覺得他們是不可能在一起，因為

阿標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有親密的動作。佳美說他們聊到他之前的女朋友啊！聊他跟幾個女生做愛的姿勢啊！治療師問他們有聊到他對她的感覺嗎？佳美笑著說：「好像沒有問過也！沒關係，晚上問他」當治療師問到佳美是否能夠言明兩人真正的關係本質時，佳美才意識到該是從在旁的位置走到面對面的位置的時候了，治療師反映佳美的勇氣增加了，佳美說：「有些事情現在問比較好吧，不能說他有女朋友之後，還天天跑到他家找他，這樣人家會誤會」說到這裡佳美聲音逐漸轉小。佳美終於向治療師宣告她準備面對自身所踩的矛盾的兩端。佳美說「我跟阿海的關係也是不清不楚、不黑不白的」治療師指出佳美好像一直是個第三者，不是一個名正言順的女朋友？佳美同意治療師的說法，她其實也會怕乾妹跟阿海分手，那是不是她害的？本段落中佳美宣稱並說明瞭她和阿標的情慾交往關係，佳美成爲自我揭露者，而治療師成爲了反映者與見證者，繼而詮釋出佳美和阿標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佳美因此宣告她將面對感情上所踩的矛盾的兩端，同時也揭露了她和乾哥阿海之間也受困於同樣矛盾的處境，使其承受心理壓力。

（三）本段落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在人際互動模式與治療關係之中同樣踩在「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兩個極端時，佳美宣示她將治療關係視爲現實世界，使得悲傷痛苦的她沒有可以踩穩的地基。治療師指出佳美和乾哥哥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也出現在她和治療師的互動關係之中，使得佳美對於治療關係、對於治療師的種種感覺、期待與要求等的表達受到抑制，也使得佳美自覺在她和治療師的關係之中，沒有一個浮到臺面上的位置？佳美說：「我是一個極度矛盾的人，時常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其實是在對治療師傳達出：她已經抵達了矛盾的兩端，察覺到自己正踩在這個矛盾的、對反的兩面。治療師指出佳美和她自身負面情緒之間的疏離關係，佳美承認自己的確在和他人的互動關係之中，刻意把自己塑造成開心果的角色，她說：「我每天都嘻嘻哈哈，跳來跳去像個過動兒」。治療師反映了佳美人際互動關係模式的矛盾之處與情緒張力，佳美回答她通常總是獨自面對並宣洩悲傷情緒，要不就選擇遺忘它，「就旁邊的人也不知道，然後自己也忘記了」。治療師說即使像現在她來跟老師談這些傷心的事情，治療師話還沒講完，佳美主動說了「絕口不提傷心的事」治療師凸顯出佳美在治療關係上同樣也踩在對反矛盾的兩個極端，佳美隨即宣示她同樣將治療關係視爲現實世界，而悲傷痛苦的佳美無法踩在治療關係的地基之上。治療師反映佳美之所以如此是爲了討好治療師，求取一個位置。佳美揭露了她更深一

層的願望是爲了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排擠於心智世界之外。本段落呈現出：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在治療關係中同樣維持著一種「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時，佳美傳達出她已經察覺到自己正踩在這矛盾的兩端。治療師反映了佳美在人際互動模式與治療關係之中同樣踩在對反矛盾的兩個極端時，佳美宣示她將治療關係視爲現實世界，使得悲傷痛苦的她沒有可以踩穩的地基。治療師成爲詮釋者與反映者，而佳美成爲覺察者與宣稱者。

(四) 本段落中治療師指出佳美對性議題的焦慮，把臺面下各有心思、無法表達的關係，變成臺面上一對一、直接見面的關係，佳美反而能夠公開宣告她和阿標的性愛關係，此時，治療室中的佳美終於擁有一個完整的世界，呈現比較完整的自己。佳美偷偷把阿標的褲子穿走，治療師詮釋了佳美用臺面下 tricky 的動作宣示她和阿標曖昧的男女關係，佳美說她昨天趁阿標睡覺給他偷拍照，治療師說她渴望把對阿標的感覺留在身邊？好像她今天提早來到這邊，也是一種對治療師的想念？佳美說：「可能吧！每次跟妳講話就誘惑最多的」，「我覺得每次跟妳講話(.)都講最多，就(.)可能吧！」治療師說佳美不知道治療師是不是也跟她一樣會在沒有見到她的時候思念她？佳美笑著承認。治療師指出佳美提早到治療室內，同樣是想要在臺面下偷偷擁有更多的治療師，卻不能在治療關係中公開宣告其渴望，佳美坦露了治療師的確是她渴望與之往來的對象，治療關係中的她比較能夠呈現完整的自己。治療師說這兩次談到性的事情讓她蠻焦慮的，所以她上一次會提到想要聽治療錄音帶的事情？佳美笑了，她說自己好奇心很重，接著突然說：「性喔？」沈默了四秒之後說：「我跟阿標做過！」在治療師指出佳美對性議題的焦慮之後，佳美反而能夠向治療師公開宣告她和阿標的性愛關係。治療師把治療室內所運作的枱面下各有心思、無法表達的東西拿到枱面上來講，變成一對一直接見面的關係，這使得佳美覺得她被治療師接納了，佳美同樣把原本隱藏在她和阿標之間枱面下的性愛關係拿到枱面上來講，此時，治療室中的佳美終於擁有一個完整的世界，呈現比較完整的自己。本段落中治療師先詮釋佳美渴望把對阿標的感覺留在身邊，接著詮釋她提早到治療室內，同樣是想要在枱面下偷偷擁有更多的治療師，佳美揭露了她對治療師的渴望。治療師接著指出佳美對性議題的焦慮，把枱面下各有心思、無法表達的關係，變成枱面上一對一、直接見面的關係，佳美反而能夠公開宣告她和阿標的性愛關係，此時，治療室中的佳美終於擁有一個完整的世界，呈現比較完整的自己。治療師呈現爲治療關係的詮釋者以及見證者，而佳美則是自我揭露者與告白者。

(五) 晤談最後，佳美主動揭露了許多私密的情慾經驗，治療師顯得難以置信的模樣，不斷釐清她的聽聞和理解是否屬實，反映出治療關係的強烈張力。佳美說：「我跑到他家去強姦他，哈(.)我得逞了！」治療師想澄清自己的理解是否有誤：「所以妳主動，他也沒有拒絕？」佳美笑說：「因為我已經坐在他身上了」治療師進一步釐清：「妳說妳跟他做了，就是你們有性交的關係？」佳美拉長聲音說：「有吧！」治療師問佳美知道怎麼區分嗎？佳美沈默一下下說她知道，然後又笑了。治療師問佳美在這種情況之下，她還讓給蓓蓓？佳美說因為她覺得他不可能跟她在一起了啊！治療師不可思議佳美費盡心力得到阿標，卻又主動讓給蓓蓓，佳美反而宣稱她真正追尋的並非男女關係，而是一個被照顧的位置。治療師最後打斷佳美的話語說「今天時間已經到了！」佳美說她知道，治療師說她知道她還有很多事情想要講，佳美說「可是我下禮拜我就忘記我要講什麼了」本段落中佳美在這次談話中主動揭露了許多私密的情慾經驗，而治療師則是顯得難以置信的模樣，不斷釐清她的聽聞和理解是否屬實，當晤談不得不結束，佳美預告著她未來可能的「遺忘」時，也反映出治療關係的強烈張力。

五、第二十二次晤談治療師與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二十二次晤談過程中所呈現的治療師與佳美之間重要的互動關係，可分成四個部分來描述，首先是治療師反映了治療關係中斷所造成的張力，佳美的回應顯現出治療關係納入了觀護人背後的司法力，所形成的三角關係，在司法力的介入之下，治療架構得以繼續運作下去。其次凸顯了佳美認知到觀護人在治療關係中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但不等於打破了治療室的隱私與保密原則。接續反映出高度的焦慮讓佳美急於以擬似家人來替代治療師的位置，阻擋了她思考治療關係的未來性，治療師詮釋出佳美在治療關係中同樣維持著不敢主動宣稱或要求一個明確位置的姿態。晤談最後治療師詮釋治療關係的本質無法被佳美拿到枱面上來討論，枱面下卻又可能有不同的心思的一如她和阿標之間矛盾處境。並點出佳美不斷試圖跨過他人的界限，以擠身他人生活世界之中的人際傾向，佳美同意此說法。以下將分別描述之：

(一) 晤談一開始，治療師反映了治療關係中斷所造成的張力，佳美的回應顯現出治療關係納入了觀護人背後的司法力，所形成的三角關係。司法力介入終止了佳美直接破壞治療架構的動作，使得治療架構得以繼續運作下去。由於前兩

次晤談佳美連續缺席造成治療關係的中斷(cut off)，治療師反映了治療關係的張力，問佳美是否擔心治療師等了她幾次而失去耐心？佳美用唱歌的語調：「嗯，應該是，我也不知道，保護官有去我家」揭露了佳美的觀感：她缺席的結果是觀護人的涉入與幹預，使她無所遁逃，亦即治療關係並非佳美和治療師之間的關係而已，還納入了觀護人背後的司法力作為後盾，所形成的三角關係。佳美對觀護人所展現的司法力有所顧忌，今天提前到法院等待晤談，顯現出觀護人的司法力介入終止了佳美直接破壞治療架構的動作，使得治療架構得以繼續運作下去。同時，當佳美無法再自由進出其擬似家庭時，她也逐漸把來法院報到或晤談等納入其生活世界之中。當治療師反映佳美不確定她在治療室的位置是否仍然被保留時，佳美並未回答，而是繼續談她乾哥哥打架的事情，亦即佳美用動作來恢復她在治療室中的位置，恢復她和治療師之間的互動往來。治療師卻停滯在治療架構的破壞與修復上，兩人的談話脈絡不相交。

(二) 本段落凸顯了佳美認知到觀護人在治療關係中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但不等於打破了治療室的隱私與保密原則。治療師詮釋之前談到家裡的事情，造成佳美對晤談的抗拒，佳美不同意治療師的詮釋，而將缺席的原因外在化，並再次提到保護官來她家很多次，她都不在家，「他昨天來，我就有在家，因為我知道他昨天一定會來」再次暗示佳美認知到觀護人的司法力在治療關係背後所扮演的第三者角色，該角色的涉入與幹預將佳美帶回來治療關係之中。治療師繼續詮釋：「我們談到一些事情，可能也讓你想到心裡的一些傷口？」佳美沒有回應，而是談到她和阿標之間的第三者蓓蓓的背叛。治療師問佳美會不會覺得觀護人是她們的第三者？佳美未直接回應，她談到觀護人對她的家庭生活與人際互動往來的監督與限制：「他說什麼在家沒有看到我，跟我家人講說什麼要把我抓去關幹嘛的，就很煩呀！」治療師探問佳美是否懷疑治療師向觀護人透露其隱私，以致於觀護人緊迫盯人？佳美否認了治療師的說法，並呈現她所面臨的兩難窘境：她現在以擬似家庭為生活重心，但是這種躑家的作為被認定為少年虞犯行為，是於法不容的，因此被觀護人所監督抑制，佳美礙於觀護人的司法力，無法當面反抗，連帶的阿媽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受到打擾。治療師探問佳美是否認為治療師背叛他們之間的保密原則，佳美隱約認知到觀護人在治療關係中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但不等於打破了保密原則。

(三) 談到治療關係的前途時，佳美浮現出時間感，然而高度焦慮讓佳美急

於以擬似家人阿海來替代治療師的位置，阻擋了她真正思考治療關係的未來性，治療師反映出佳美在治療關係中同樣維持著不敢主動宣稱或要求一個明確位置的姿態。當治療師問佳美是否試圖把老師的樣子放在心裡面，免得有一天她需要離開？佳美沒有直接回應，反而思考到她：她和阿標之間的男女關係是否會繼續下去？她能不能夠得到一個浮到枱面上的位置。當治療師提醒佳美有關治療關係的未來性時，佳美浮現出時間感，開始關心晤談的開始與結束，她突然問：「我們幾月開始的呀？」「三月！」即使現在才進行到治療中期而已，但是佳美的主觀知覺是治療快要結束了，並且馬上想到以擬似家人阿海來替代治療師的位置。她說：「啊，那快要結束了！」「十月？阿海回來了耶！」治療師澄清結束的是晤談錄音的部分而已，佳美卻不假思索的回答十月應該可以結束晤談，透露出佳美對於分離議題的高度焦慮，阻擋了她真正思考治療關係的未來性。治療師問佳美是否擔心取消錄音之後，她沒有對研究繼續有所貢獻的話，她不敢要求後續的晤談？治療師反映出佳美在治療關係中同樣維持著不敢主動宣稱或要求一個明確位置的姿態，佳美否認治療師的說法，她宣稱自己沒有想要在治療室中表達更多的慾望，原因是佳美和自己的真實家庭距離遙遠，找不到可以被言說的材料。治療師反映了佳美碰觸家庭經驗時的情緒張力，佳美淡漠的否認了治療師的說法。

(四) 治療師詮釋治療關係的本質無法被佳美拿到枱面上來討論，枱面下卻又可能有不同的心思一如她和阿標之間矛盾處境。佳美透露出她對治療關係的確有所心思，她其實可以瞭解治療師所溝通的內容與意圖。治療師點出佳美不斷試圖跨過他人的界限，以擠身他人生活世界之中的人際傾向，佳美同意此說法。佳美說她最近想要回家住，又怕阿標背著她交別的女朋友！治療師把忠誠與背叛的議題拉回治療關係上來談，詮釋出佳美對治療關係所可能有的困惑與懷疑，佳美幾乎完全無法回應，之後笑個不停，小聲的說了兩遍「我真的不知道？」治療師說：「妳不習慣對比較年長的人表達妳內心的想法？」佳美慢慢的吐出「可(.)能(.)吧(.)！」佳美面對此時此刻的治療情境與治療師時，思路與表達都表現出明顯的阻礙，這種彼此真正的關係本質無法被佳美拿到枱面上來討論，臺面下卻又可能有不同的心思的矛盾處境，一如她一直無法把她和阿標之間底層的男女關係拿到枱面上來談的矛盾處境是一樣的。佳美雖沒有具體的語言回應，但是對於治療師的詮釋又笑個不停，透露出佳美對治療關係的確是有所心思的，她其實可以瞭解治療師所溝通的內容與意圖。治療師反映了阿標對佳美的人際互動模式有所瞭解，但又未完全瞭解的狀態，阿標跟別人說佳美「蠻可憐的，她只是不

懂得看人家臉色，其實她蠻會想的」治療師說其實佳美並不是不會看別人臉色，而是她一直需要透過這種方式去考驗對方的感情與耐心，佳美哈哈大笑說：「不知道，可能就是他們極限在哪吧！」治療師點出佳美需要刻意去測試他人在人際互動的界限在哪裡，不斷試圖跨過他人的界限，用以擠身他人生活世界之中，創造出自己的位置的人際傾向。佳美笑著同意治療師的說法，治療師也反映佳美對於：治療師是否真的能夠全然包容接納她的測試，反映佳美認為真正的愛跟關心應該是沒有極限的？佳美希望有一個關係，有一個人，能夠讓她像孩子般的被放在手掌心中完全的寵愛。佳美說：「我不知道，不過有一天我在阿標家夢到爸爸，我哭著醒來」佳美透露了她和爸爸之間的愛恨交織，才是她底層的掙紮與痛苦之所在。

六、第三十二次晤談治療師與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第三十二次晤談過程中所呈現的治療師與佳美之間重要的互動關係，可分成三個部分：首先呈現的是治療師對佳美的變化毫無心理準備，也因此難以進入佳美的談話脈絡，同時，佳美對於如何在治療室的世界裡展現並宣稱她自己，仍然感覺到不確定。其次顯現的是透過晤談預約單與神桌的連結，佳美將她和治療師的連結帶回了家庭生活世界。然而治療師並未留意與回應佳美對治療關係的延伸與內化。晤談最後反映了佳美擔心治療師對於她的偷竊行為有所評價，並因此造成治療關係的張力，而試圖用轉移話題來化解此張力，佳美對於談到治療關係以及她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仍然焦慮不安，而無法直接回應。以下將分別描述之：

（一）晤談一開始，治療師對佳美的變化毫無心理準備，也因此難以進入佳美的談話脈絡，佳美對於她如何在治療室的世界裡展現並宣稱她自己，仍然感覺到不確定。佳美宣告：「我要去上課」。治療師表示詫異：「喔？可以慢慢講嗎？我們兩個禮拜沒有談話了（晤談因為佳美去工作改成一週一次，上週佳美因工作請假）」治療師對佳美的變化毫無心理準備，也因此難以進入佳美的談話脈絡，她即時表達了溝通上的困難，並反映治療結構的改變造成的影響。從兩人對夜校的瞭解與升學手續一來一往的問答中，治療師也參與了佳美重回學校生活世界的過程。治療師連結到佳美先前提到的同儕關係的疏離斷裂，治療師和她的關係是否也因為隔了兩週沒談話而變得疏離斷裂了？佳美笑說：「不知道？」顯現出佳美對於她如何在治療室的世界裡展現並宣稱她自己，踩穩一個屬於她的位置和地

基，仍然感覺到不確定。

(二) 透過晤談預約單與神桌的連結，佳美將她和治療師的連結帶回了家庭生活世界。然而治療師並未留意與回應佳美對治療關係的延伸與內化。治療師點出佳美對她的疏離感，佳美否認之，她拿出晤談預約單：「哇，有那個神桌的味道」治療師一愣：「神桌？」佳美說：「對啊，我把它放在神桌上面」透露了治療師和佳美的連結並未因佳美離開治療室而取消，透過晤談預約單與神桌的連結，佳美將她和治療師的連結帶回了家庭生活世界。治療師急於調整治療架構，並未留意與回應佳美對治療關係的延伸與內化。治療師再次關切佳美重返學校的計畫，佳美宣稱學校生活世界屬於夜晚，而治療室的世界則是白天的，兩者之間沒有衝突，她可以同時擁有這兩個世界。

(三) 隨著治療師的詮釋，治療師與佳美的交往關係從不相交到相交，佳美試著在治療室踩住一個浮到臺面上來的位置，透過治療關係的仲介，鞏固了佳美與阿標母親之間的擬似家人關係。當治療師反映出佳美對於和父親之間更多正向交往關係的需求時，佳美說：「有時候我覺得還好，不會想太多」治療師詮釋佳美拒絕接觸自己悲傷與痛苦感覺：「妳想讓自己麻木，減少痛苦？」並反映出佳美在治療關係之中同樣對於自己悲傷與痛苦的感受有所壓抑：「我們談了很久的時間，每當妳傷心難過時，都會很用力的把眼淚吞回去」治療師點出佳美把治療師視為和爸爸一樣的，和她的生活世界不相交，對她的需求與情緒是缺乏回應的照顧者。佳美說其實現在比較少哭了！佳美沒有直接回應治療師，她開始談最近爸爸不讓她去上學的事情，亦即：隨著治療師的詮釋，治療關係發生了改變，治療師與佳美的交往關係從不相交到相交，佳美開始試著在治療室踩住一個浮到臺面上來的位置。佳美提到她在阿標家夢到爸爸到阿標家來接她，然後她哭著醒來。治療師說：「妳表面上好像是一直離家，可是妳的家人並不知道其實妳這麼傷心？」佳美哽咽的說：「可能吧！我也沒有跟姐姐講過這件事情呀！」佳美無法相信真實的自己可以被他人瞭解和接受，然而，此時此刻治療師見證了佳美真實的掙紮與悲傷。治療師反映佳美透過與阿標的交往連結補償和真實家人之間關係的空缺，一如佳美透過和治療師之間的交往連結補償了母親位置的空缺。佳美未直接肯定治療師的詮釋，反而宣稱擬似家庭中的母親，阿標的媽媽是她所認同的理想的替代母親，「我已經找到了吧！應該是阿標他媽吧！他媽對我很好很好，」反映了透過治療關係的仲介，鞏固了佳美與阿標母親之間的擬似家人關係。

(四) 佳美同樣擔心治療師對於她的偷竊行為有所評價，並因此造成治療關係的張力，而試圖用轉移話題來化解此關係上的張力，佳美對於談到治療關係以及她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仍然焦慮不安，而無法直接回應。治療師探問繼母和佳美的互動歷史，佳美坦承偷竊的事實之後，治療師追問她和繼母之間緊張對立的關係時，佳美突然故做輕鬆的將話題轉移到治療室的裝備設施的改變上：「妳怎麼把它【滅火器的指標】貼起來？呵」接著才坦承：「對呀，所以就是這樣呀！就是因為之前偷她東西，所以她就蠻討厭我的吧！」揭露出佳美同樣擔心治療師對於她的偷竊行為有所評價，並因此造成治療關係的張力，而試圖用轉移話題來化解此關係上的張力。談完偷竊的事情之後，治療師說：「妳今天不停的玩這邊的東西，玩玩電燈，挖一挖、弄一弄、玩一玩麥克風，玩玩那個招牌，好像你也很好奇老師在想什麼？」佳美說她不知道。治療師說：「如果可以的話，妳也想要把老師打開來，看一看老師在想什麼？」佳美就「啊啊啊，不知道」治療師繼續說：「妳想要把爸爸打開來，看一看他在想什麼？」佳美哈哈大笑說爸爸腦中只有賭博的事情，治療師點出佳美無法思考爸爸和她之間的事情，佳美對於治療師的說法也只是大笑而沒有直接的回應。顯露了佳美對於談到治療關係以及她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仍然焦慮不安，而無法直接回應。

七、第四十次晤談治療師與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第四十次晤談過程中所呈現的治療師與佳美之間重要的互動關係，可分成三個部分：晤談一開始反映出佳美正規的學校生活世界逐漸變得厚實之時，非正規的少年觀護與心理治療的世界相對的變得稀薄。其次是治療師詮釋佳美用缺席來測試治療關係的穩定性以及治療師的包容能力，佳美無法直接回應治療師的詮釋，她總是難在治療室踩穩一塊屬於她的地基。晤談最後呈現了研究合約結束之後，晤談從一週兩次改成一週一次，治療關係即將由密轉疏也成為預期中的真實，佳美仍透露了情緒上的衝擊與不安。以下將分別描述之：

(一) 佳美正規的學校生活世界逐漸變得厚實之時，非正規的少年觀護與心理治療的世界相對的變得稀薄，佳美成為力不從心的缺席者，而觀護人和治療師成為了等候者。佳美生活世界的重心從曉家遊蕩的幫派同儕團體轉移到學校生活世界，然而夜校生活步調打亂掉佳美的作息方式也是相當明顯的，甚至影響到她無法準時前來晤談。她說：「阿媽告訴我保護官一直打電話過來，我說我明天會

去，阿媽又說『保護官說妳都一直讓老師（治療師）在那邊等』我說：『我又不是故意的！』阿媽就罵人！」佳美再度逸出於治療架構之外，成為治療關係中的缺席者，而治療師則成為等待者，代表著司法力的觀護人則再度扮演著治療關係外的第三者之介入，連帶著奶奶也無法置身事外。「我就隨便聽一聽，想說今天會來」顯現佳美成為受關注者與受責難者，她同時也是自有定見的防衛者，能從多方期待與壓力之中找到解套方法。治療師說：「好像有觀護人、阿媽介入在裡面，強迫著妳要來這裡？」反映出治療架構的矛盾：原本是自願來談一對一的治療關係，而今卻摻雜治療關係以外的第三者、第四者的關切與介入，讓佳美感受到來談的壓力。佳美不全然認同治療師的說法，她堅稱有來談的意願，只是因為外在因素而耽擱，她本人亦感到相當懊喪，治療師肯定佳美的誠意。重新回復學校生活常軌的她，對於維持固定來談的治療架構反而變得力不從心：「每次放學回去就很累呀！因為上課到晚上九點，如果晚上十一、十二點回去的時候，然後隔天的九點、十點又要起來的話，就會睡不飽」。治療師探問佳美對於治療關係以外第三者觀護人的看法，佳美否認了治療師與觀護人合作共謀的可能性。「我昨天也沒有來跟觀護人報到，因為學校很累！」指出了回歸學校生活世界的佳美，正規的學校生活世界逐漸變得厚實之時，非正規的少年觀護與心理治療的世界反而相對的逐漸變得稀薄，佳美成為力不從心的缺席者，而觀護人和治療師成為了等候者。

（二）治療師詮釋佳美用缺席來測試治療關係的穩定性以及治療師的包容能力，佳美對於詮釋內容是有所心思的，只是她無法直接回應治療師，她總是難以在治療室踩穩一塊屬於她的地基。治療師反映佳美對於父愛的真實性與本質的困惑，佳美表示她無法思考和回答這樣的問題。治療師追問佳美對於治療關係的本質是否也有所疑惑：到底治療師是真的關心她，還是因為研究上的需要？佳美同樣無法回應：「我現在沒有空想那麼多，我覺得一天很不夠，要睡覺，要上課，然後禮拜六、日又要去上班」，用忙碌的學校與工讀生活來阻擋治療師的繼續追問。揭露了學校與工讀生活是她真實可觸及的世界；她和父親以及治療師的互動關係反而是虛幻而無法觸及的世界。治療師指出佳美不習慣她和治療師的關係浮到臺面上來討論，無法適應一對一面對面的互動往來關係，佳美的反應仍然退縮：「因為要上課呀！現在日子比較正常啊，然後就會忘記呀！」治療師反覆詮釋佳美用缺席來測試治療關係的穩定性以及治療師的包容能力，並反映出佳美其實無法確認自己是否存在於治療師的心智世界之中：「這個位置有那麼多的時候

是空空的，好像妳也很努力想讓老師體會到妳這種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在老師的心裡面？」佳美用歌唱的旋律唱著：「我(.)不(.)知(.)道(.)」透露了佳美事實上對於治療師的詮釋內容是有所心思的，只是她無法讓自己的心思浮到臺面上直接回應治療師，她總是難以在治療室的世界之中踩穩一塊屬於她的地基。治療師詮釋佳美無法確認自己是否存在於母親的心智世界之中，她說：「媽媽可能在忙她自己的事情吧！」「我也不知道，很久沒有跟她聯絡了啦！」「快半年了吧！」透露著佳美和母親的互動往來關係幾乎都是斷裂的，她難以相信自己存在於母親的心智世界之中，佳美自身也對母親的形象感覺到模糊遙遠而無法觸及，母親也同樣不存在於她的心智世界之中。

(三) 研究合約結束之後，晤談從一週兩次改成一週一次，治療關係即將由密轉疏也成為預期中的真實，佳美仍透露了情緒上的衝擊與不安，晤談單的填寫的確中介了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關係。治療師向佳美說明研究合約結束之後，治療架構的改變：晤談從一週兩次改成一週一次，隨著治療師細數架構變動之前最後的五次晤談日期：「所以到十月十五號之前，【佳美連續咳了三聲】今天是二十五號，十五號之前還有七次，喔？五次。之後改成一週一次」【佳美開始動治療室的擺設，發出聲響】。治療互動關係即將由密轉疏也成為預期中的真實。佳美一邊仔細聽著治療師的說明，一邊不停的咳嗽，接著不由自主的碰觸治療室內的擺設。顯示出治療架構的改變雖然是預期中的事實，佳美仍透露了情緒上的衝擊與不安。治療師提出兩個月之後某次晤談時間的變動需求，佳美不加思索的以為下一次馬上就要變了，反映治療架構上的變動撼動了佳美對治療關係穩定性的感受。治療師說：「好像上次妳說不用晤談單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見面了」。佳美哈哈大笑說：「因為我忘記了」。從治療師固定寫下次的晤談單到取消寫晤談單，同樣也是治療架構上的變動，也是佳美連續失約的開始，透露出晤談單連結著晤談時間結束之後佳美和治療師之間的關係，晤談單被取消之後，似乎晤談時間結束之後她和治療師之間的連結也被取消了一般。在治療師固定填寫晤談單的架構取消前後，佳美對於晤談單的意義有完全不同的詮釋，取消之前，佳美說她把晤談單放在神桌上，即使因為工作請假兩週沒有來晤談，晤談單仍提醒了她下次準時前來晤談。而取消填寫晤談單的現在，佳美卻把晤談單說成無用的東西：「拿一拿之後呀！也是丟掉！沒有用」，即使如此，佳美仍緊張介意著：「這次要不要寫？」當治療師建議恢復填寫晤談單之後，佳美欣然接受，也表達了她的歉意：「好啦，我又不是故意忘記的，太累了，我最近也沒什麼事情」反映了：佳美其實仍然在

意固定填寫晤談單的治療架構，亦即，每次晤談時間結束之後，晤談單的確仲介連結了治療師和佳美之間的關係。晤談最後，治療師反映了佳美用諸多非口語的肢體動作與表達來舒緩她不安的情緒，佳美沒有否認治療師的說法，她說：「嗯。是手癢（台語發音）」。治療師溫和的制止佳美繼續這樣做，顯現出佳美面對研究合約的結束與晤談架構改變所感受到的壓力。

八、第四十五次晤談治療師與佳美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四十五次晤談過程中所呈現的治療師與佳美之間重要的互動關係，可分成四個部分：晤談一開始顯現出當晤談終於將褪去研究的色彩之際，研究關係卻覆蓋住整個治療室的對話。佳美要求位在不同座落點的雙方有所溝通，最終順服於治療師的權威，並出現和治療師唱雙簧的互動關係。其次是佳美顯現出她的確踩穩了治療室中立足的地基。在晤談尾聲，佳美開始把治療室的世界視為與生活世界有所交融的真實世界之一。接下來佳美試圖以對等的互動關係來解讀治療關係，治療師則是重新把治療關係拉回到一個非對等的撫育關係上。最後呈現出學校生活世界是縫合佳美和成人生活世界之間斷裂之處的橋樑。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當晤談終於將褪去研究的色彩之際，研究關係卻覆蓋住整個治療室的對話。佳美要求位在不同座落點的雙方有所溝通，最終順服於治療師的權威，在協商事宜的討論上，佳美和治療師出現唱雙簧的互動關係。今天是研究契約的最後一次晤談，治療師向佳美說明後續的追蹤晤談不再具有研究性質也不需要錄音。佳美試圖瞭解治療師所做研究的內容與進度：「老師妳是寫完了呀！」治療師想了一下說：「那是老師自己的事情」。佳美又問：「老師妳那份報告寫完了嗎？可以的話我想看一下」。治療師說：「以後再說」。佳美撒嬌的說：「我好想先看」。治療師語氣緩和下來：「如果有機會，老師會告訴妳，好不好？」佳美說：「好」。身兼治療師的研究者一開始態度頗為防衛，最終保留了協商的空間，當晤談終於將褪去研究的色彩之際，研究關係卻覆蓋住整個治療室的對話。治療師說明治療架構上的變革：從每週一、三晤談，改成每週三晤談，由於今天剛好是星期一，佳美問：「那這星期三要不要來，不用？」治療師說：「要來」，佳美說：「不用啦！」治療師說：「當然要」。佳美問：「為什麼？」治療師說：「因為就是這樣子呀！從這個禮拜開始」。佳美期待追蹤晤談則從下週三正式開始，治療師則要求晤談時間不要中斷。此時溝通的雙方位在不同的座落點上，彼此不相交，雙方在要求與

期望上的衝突也是明顯的。佳美開始要求原本位在不同座落點的雙方有所溝通，並宣稱其要求，治療師進一步探問其立足點，佳美透露出她渴望得到休息和告一段落的感覺，再開展追蹤晤談。治療師繼續說服並要求佳美接受她所安排的治療架構，同時又表達出開放協商的空間，一旦佳美提出其立場與請求，治療師仍堅持其原先的治療架構，佳美最終順從治療師的權威而放棄了自己的立場。在協商事宜的討論上，佳美和治療師出現唱雙簧的互動關係：治療師說：「有一個禮拜」，佳美搶著說：「改成禮拜一」。治療師：「我在想說是要改成禮拜一，還是我們直接就跳過去？」佳美：「跳過去」。治療師說：「因為這樣改，似乎會更混亂」。佳美同意說：「好，跳過去啊」。治療師說：「我們未來的習慣都是固定禮拜三。如果星期三真的有重要的事情，不方便」，佳美說：「就打電話給妳？」治療師一搭，佳美則一唱，顯現出兩者互動關係的和諧性和默契，佳美試圖在治療關係中展現其自主性，並且有逐漸在治療室的世界之中踩穩其立足點的趨勢。

（二）佳美充分展現其為互動的主體與自發性，並顯露出佳美的確已經踩穩了治療室中立足的地基。在研究晤談的尾聲可以看到佳美不再把治療室的世界視為虛擬的、替代的世界，而能夠把治療室的世界視為其真實世界之一，並與生活世界有所交融。佳美接著指出治療師對她所穿唇洞的興趣與好奇，她說：「老師妳好奇我那個唇洞，對不對？妳在想說什麼時候有的，對不對？上個禮拜去穿的」。治療師說：「妳怎麼知道老師很好奇？」佳美說：「因為妳一直盯著我下巴看」。佳美除了主動說明她去穿唇洞的原因與影響之外，還說明瞭穿唇洞的原理，治療師的反應的確就是詫異和好奇，以及困惑得到適時的解答。當治療師聽到唇環可以拆下來一事時同樣是瞠目結舌，讓佳美頗自得。反映出當佳美開始自信於自己的確可以是被慾望的客體時，她反而不再是治療互動之中被動反應的客體而已。在對話之中，佳美充分展現其為互動的主體與自發性，並顯露出佳美的確已經踩穩了治療室中立足的地基。佳美繼而主動和治療師分享其生活中新奇有趣的的人際遭遇，讓治療師真實地參與其生活，她說：「我前天去烏來看到一個長的超好看的原住民男生，我有跟他拍照，如果改天照片洗出來，有來報到的話，再拿給妳看」。「他超帥的，跟他對話超好笑的！」在研究晤談的尾聲可以看到佳美不再把治療室的世界視為虛擬的、替代的世界，而能夠把治療室的世界視為其真實世界之一，並與生活世界有所交融。

（三）「到法院報到」成爲佳美和同儕之間共同的生活處境，而「接受保護

管束」則成爲她們共同被規範並因此有所倚賴的生活架構。佳美以對等的互動關係來解讀治療關係，治療師的反應則是重新把治療關係拉回到一個非對等的撫育關係上，並因此恢復了治療師的照顧者角色。因爲治療延後開始，治療師說：「我們今天大概慢了八分鐘才開始，今天就延後八分鐘，妳覺得呢？」佳美對此表達其疑慮和按原訂時間結束晤談的立場，佳美提到她和同儕一起前來法院報到，也要一起離開的計畫，並對同儕的觀護人的特定作風有所評論：「那個觀護人比較急吧，動不動就說要把人關起來！」揭露了「到法院報到」成爲佳美和同儕之間共同的生活處境，法院成爲她們現階段重要的生活場景之一，而「接受保護管束」則成爲她們共同被規範並因此有所倚賴的生活架構。治療師：「因為老師今天耽擱了一些時間，應該要還給你。…」佳美聲調上揚說：「沒有關係啦，我都不那麼在乎了，妳那麼計較幹什麼？這樣子責任很重大」。治療師指出自身的失誤，並宣稱其職責與補償之道時，佳美反過來找理由給治療師台階下，甚至試圖安慰治療師：不必認真考量她在治療權益上的損失。反映了佳美試圖安撫並照顧治療師，展現她對治療師偶有失誤的包容能力。治療師說：「我說我欠妳，讓妳很難承受是不是？」佳美笑著說：「那我之前都沒來，怎麼講？我都沒有在計較，妳不要想那麼多，因為沒有關係，遲到就遲到呀！沒有差，至少有來嘛！對不對？」治療師說：「老師是大人，大人要有這個責任，那我提出這樣的一個想法，妳可以決定妳要不要接受？」佳美說：「我不要，我要準時下課」。佳美無法瞭解治療師爲何如此努力要維持穩定的治療架構並維護她在治療上的權益，但是她卻突然意識到：在整個治療過程中，許多時候都是治療師在等候著她，卻見不到她的人影，佳美成爲失約者，而治療師成爲等候者。佳美以對等的互動關係來解讀治療關係，治療師的反應則是重新把治療關係拉回到一個非對等的撫育關係上，並因此恢復了治療師的照顧者角色。

（四）佳美抗拒著自身繼續的發展與成熟，佳美把自己和成人世界切割爲斷裂的、無法溝通交流的兩個世界。學校生活世界是縫合佳美和成人生活世界之間斷裂之處的橋樑。治療師反映了佳美對她請假一事的想法：「妳會不會很好奇老師 11 月 20 日請假是要做什麼？跟誰在一起？」佳美說：「不會呀！還好啊！嗯？去約會呀！還是去發表那個什麼？」治療師做移情詮釋：「妳是否猜想也許有人代替了妳的位置？」佳美說：「我沒有想那麼多，可能妳有重要的事情吧！我覺得那是大人的事啊」。佳美反應出矛盾的態度：她對治療師既好奇和關心，但又宣稱了治療師位置的遙遠和不可觸及。佳美所認知的成人生活世界，缺乏邏輯與

理性，有的只是彼此之間的攻擊和傷害，是她所無法理解也無法依靠的。她說：「我覺得大人的世界很好笑啊，不是很好笑，我覺得大人的世界很奇怪啊！」「大人的世界是我們小孩子所無法理解的呀！」透露出佳美不僅無法信任來自成人世界所能夠給予她的包容和照顧，她也同時抗拒著自身繼續的發展與成熟，佳美把自己和成人世界切割為斷裂的、無法溝通交流的兩個世界。相對的，她也提到：「我們班老師很好呀！很細心跟耐心呀！因為我們班的小孩真的是一班天才」，在學校生活世界之中，佳美所認知到的班導師是少數願意真誠關懷他們的成人，讓佳美在學生角色上能夠盡情的探索和表達，使她的學校生活世界能夠實在化，並從中得到樂趣。揭露出學校生活世界是縫合佳美和成人生活世界之間斷裂之處的橋樑，佳美透過和學校生活世界之中可信任的成人之間的交流溝通，緩和了她和成人世界之間的對立性與距離感。

第三節 少年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一、第一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有關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上，可分成四個部分來描述，首先是佳美在真實家庭的親子關係之中成為「指控者」，父母親與佳美自身同樣成為「使人失望者」，以及佳美的真實家人關係之間彼此相互拖累的脈絡置身。其次談到的是，佳美原生家庭關係錯綜複雜而且結構鬆散，多數成員陸續成為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爸爸在家庭和賭場之間來來去去，一如佳美在真實家庭和擬似家庭之間來來去去。接續探討的是佳美所處在的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的過渡地帶，佳美的真實家人關係變得淡薄，而擬似家人關係反而變得厚實的關係脈絡。最後則是探討有關佳美和擬似家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反映出擬似家人的稱謂，只是為彼此的親近所給出的說法或理由，其間無法確實規範家庭倫理關係，「擬似家庭」之中有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這兩套東西同時運作著。

(一) 佳美在真實家庭的親子關係之中成為「指控者」，父母親與佳美自身同樣成為「使人失望者」，以及佳美的真實家人關係之間彼此相互拖累的脈絡置身。佳美首先指控父親用不公正的態度對待她和三姐，令她感到忿恨不平，根據佳美的話語，爸爸嘲諷她不出去工作一事，但卻資助三姐的學費和補習費，佳美用「奇怪」二字來形容她的感受，呈現出佳美成為「指控者」，而父親則成為「被指控者」的脈絡置身互動。佳美聯想到可能是自己小時候偷竊，功課又不好，使爸爸對她失望，因而取消對她的關愛與經濟支援，佳美並將自己國中畢業之後學業中輟一事歸咎於父親，對佳美與父親而言，雙方均成為「使人失望者」。佳美的話語中透露出她欣羨著三姐品學兼優，深獲父親喜愛。基本上，佳美對父親的感情是矛盾的，她既想彌補自己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又忍不住想要破壞它。

佳美提到她在國中時見過母親，之後也不想再理會母親了，佳美不願意直接談論她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反而談到大姊和母親一起生活，最後卻追隨母親「下海」從娼一事，她強調「大姊被媽媽害慘了。」上述顯現出母親成為大姊的「拖累者」，佳美對母親有所失望和不滿，選擇主動終止和母親之間在真實生活中的關連與互動，母女之間關係斷裂的互動關係脈絡，佳美成為了「指控者」，而母親則成為「被指控者」與「使人失望者」。根據佳美對「奶奶為了她和爸爸、繼母吵架，使得他們搬出去住」一事的敘述，爸爸另立門戶之後取消了原先對家庭

穩定的經濟支援，使得奶奶經濟陷入困境，反映了奶奶被佳美所拖累，佳美成爲奶奶的「拖累者」，而爸爸則成爲家庭的「拋棄者」的脈絡置身互動。佳美最後提到她和奶奶均對大姊有所不滿，視之爲「拖累者」。本段落呈現出佳美的真實家人之間互相拖累，彼此有所失望與不滿的互動關係脈絡。

(二) 佳美原生家庭關係錯綜複雜而且結構鬆散，多數成員陸續成爲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爸爸在家庭和賭場之間來來去去，一如佳美在真實家庭和「擬似」家庭之間來來去去。根據佳美的話語，佳美兩歲時父母親即離婚，母親帶著同母異父的大姊獨立生活；父親再婚生下弟弟之後不久也搬離家庭。這個家最終沒有留住母親，也沒有留住父親，母親和父親先後成爲這個家庭的「拋棄者」，所留下來的是佳美和同母同父的兩個姊姊，以及祖父母等所形成的隔代教養關係。母親和父親進入婚姻關係之前已育有大姊，大姊和外遇的男友育有一女，之後結束該段婚姻關係，顯現出佳美的母親和大姊同樣無法維持穩定的婚姻和感情生活。佳美原生家庭關係錯綜複雜，家人之間來來去去，缺乏一個踏實的根基。

佳美自己的生活則擺盪於兩極之間，一方面她會呼朋引伴搖頭狂歡，寄居於乾哥哥或朋友家；另一方面當她連續蹺家幾天之後，奶奶會開始打電話催她回家。佳美的蹺家生活總可以成功獲取奶奶的注意力和關心，奶奶總是對她蹺家遊蕩的安全性感到憂心。即便如此，除非佳美蹺家的時間真的太久，奶奶表達出更急迫的關切，更明確的要求佳美回家時，佳美才有足夠的動力抗拒蹺家遊樂的誘惑。回家之後即使被奶奶責備，佳美仍喜悅於奶奶的親情流露，上述呈現出佳美和奶奶之間所建立起的「蹺家和追蹤」互動模式。根據佳美的話語，以前奶奶每隔一陣子就要找蹺家賭錢的兒子，也就是佳美的父親，現在則是每隔一陣子要打電話找蹺家遊蕩的孫女佳美。爸爸在家庭和賭場之間來來去去，一如佳美在真實家庭和擬似家庭之間來來去去，佳美和父親同樣成爲家庭生活中的「缺席者」。除此之外，佳美從小偷竊，致使爸爸對她失望，現在也因竊案而成爲受保護管束少年，爸爸自己則是長期沈溺於賭徒生涯，至於媽媽和大姊同樣在結束婚姻關係之後，下海從娼謀生。上述揭露出在佳美真實家庭之中，包括佳美在內的多數成員，各自因爲不同因素而成爲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的脈絡置身。

(三) 佳美處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的過渡地帶，佳美的真實的家人關係變得淡薄，而擬似家人關係反而變得厚實的關係脈絡。根據佳美的話語，她和

家人之間欠缺實質的互動，反而是和擬似家人乾哥哥之間有「在一起」的感覺，佳美和乾哥哥之間有著類似於家人之間彼此的關心和要求，佳美的話語中透露出她對擬似家人關係的期待，這是她和真實家人關係中所欠缺的部分，顯現出佳美處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的過渡地帶。佳美看待擬似家人關係時熱忱投入，提到真實家人關係時，反而表現出一付乏善可陳的態度，兩者之間形成強烈對比。無論是在真實家庭或擬似家庭之中，佳美顯然為「維護者」，佳美質疑二姐男友可能成為二姐的「拖累者」，佳美上述試圖維護二姐好處的動作，反而造成姊妹之間信任感與互動關係的破裂。相對的，佳美致力於維護她的擬似家人，卻能夠成功的發揮影響力。佳美向乾哥抱怨二姐交男朋友之後「變得很自私」，接著用乾哥阿海的話：「怎麼有這種姊姊？」來表達她的感慨。呈現出佳美認同了親生的姊姊不像自己的姊姊，反而是乾哥哥比較像自己的哥哥，佳美的真實家人關係變得淡薄，而擬似家人關係反而變得厚實的關係脈絡。

(四) 佳美和擬似家人的關係之中反映出擬似家人的稱謂，只是為彼此的親近所給出的說法或理由，其間無法確實規範家庭倫理關係，擬似家庭之中有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這兩套東西同時運作著。根據佳美的話語，乾哥阿海的女友同時也是她的乾妹妹，雙重的關係顯得複雜，顯然佳美和擬似家人之間既不是普通朋友，也不是真正的家人關係，而是一種過渡性質的互動關係。佳美和乾哥阿標常共處一室促膝常談，阿標總是向佳美傾訴和前女友分手的痛苦，而這成為了佳美和小黑互動連結的地基。上述顯現出佳美和阿標之間既是擬似家人關係，同時暗含著曖昧不分的男女關係，佳美陪同阿標哀悼失戀的經驗，阿標成為「傾訴者」，而佳美則成為一個「陪伴者」的脈絡置身互動。她雖然有很多乾哥哥，晤談卻圍繞著阿標轉，佳美的話語中透露出阿標在她心中被擺放的位置不全然是乾哥哥，還有其他的情感隱而未宣。本段落呈現出：乾兄弟姊妹等擬似家人的稱謂，只是為彼此的親近所給出的說法或理由，其間無法確實規範家庭倫理關係。擬似家庭之中有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這兩套東西在走。

二、第二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在第二次晤談中所呈現出佳美的生活世界包括了幾個部分：首先在佳美的學校生活世界當中呈現出佳美雖然和普通班學生處在同一個學習空間之內，卻不用遵守社會建制，實際上她處於一種「在校中輟」的狀態。其次是佳美的學校生活

同時踩著普通班與潛能開發班兩個不同的脈絡，在常態學習方式與非常態學習方式之間遊走。在同儕關係上，佳美界限模糊的異性交往關係使其被認定為侵入他人愛情關係中的第三者或終結者。佳美遊走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關係之間，擬似家人關係之中再次呈現出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兩條脈絡同時運作，佳美的擬似家人與其自身同樣身為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在佳美真實家庭經驗的描述上，佳美成長過程中母親是缺席的，而外婆和奶奶成為了替代的主要照顧者。父親再婚之後成為家庭的「拋棄者」與「使人失望者」。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 佳美雖然和普通班學生處在同一個學習空間之內，卻不用遵守社會建制，顯現出佳美和一般學生處在不同的世界之中，過著一種「在校中輟」的生活。根據佳美的話語，從國一到國三，她從「乖乖的坐在教室」到「蹺課去玩」，最後兩次模擬考她會蹺課，因為模擬考時她只會寫國文和公民，其他科目亂猜甚至交白卷，顯現出佳美從遵守常態規律到違反常態規律，是一個逐漸演進的過程，佳美的蹺課和她的學科考試挫折有所關連。即便如此，佳美用「好玩」來形容學校生活，強調她的朋友都在學校，傳遞出了國中畢業之前，學校仍是佳美的生活重心，具有某種程度的正向生活經驗。例如她提到國文老師會給她東西吃，同學都覺得老師對她很好。而且國文老師上課會開同學玩笑，不像別班一直講課。反映了佳美仍然注重老師對她的態度，以及同儕的眼光與回饋，注重課堂上師生互動氣氛的老師，仍能引起佳美的學習興趣，也獲得一些學習成就。相對的，然而多數學科佳美均無法負荷，而呈現為「自我放棄者」。上英文和數學課時，佳美因聽不懂、覺得無聊或沒有興趣，而趴在桌上睡覺或拿出手機來玩。顯現出當一般普通班學生被老師要求達到的規範和要求，佳美卻不必遵守，老師對佳美既不期許，也不要求，也代表佳美在這個教室裡沒有實質的位置和重要性，佳美的存在並沒有真正被看見，她既是「特權者」，也是「被放棄者」。佳美雖然和普通班學生處在同一個學習空間之內，卻不用遵守社會建制，顯現出佳美和一般學生處在不同的世界之中，佳美實際上過著一種「在校中輟」的生活。即便如此，佳美的幹擾行為時而超過導師與訓導處所能負荷，使其成為校園內的特殊學生，反映了佳美使用激烈的手段，讓自己的存在不得被注視。

(二) 佳美的國中生活同時踩著兩個脈絡，一個是常態班級的生活脈絡，一個是潛能開發班的生活脈絡，她在常態學習方式與非常態學習方式之間遊走。根據佳美的描述，升上國二之後，她有兩個班級，一個是她原本就讀的普通班，

一個是集合一群「不愛讀書，功課很爛」學生的潛能開發班，佳美同時處在這兩個世界之中。當普通班在上課時，佳美在潛能開發班上一些「好玩的」烹飪、美術課，「當我們班在上課時，我卻在外面打球」有時她睡到第八節輔導課，隨即起身離開。選擇潛能開發班使得佳美享有特權，但也因此和原班級的關係離脫出去，佳美像個隱形的透明人般在教室內自由的穿梭，佳美在潛能開發班的生活越紮實，另一個符合學校生活常規的現實世界則顯得越稀薄。佳美在普通班和潛能開發班之間遊走，在常態學習方式與非常態學習方式之間遊走。根據佳美的話語，她常和同學分享她在潛能開發班所製作的點心，同學還會主動要求佳美：「妳等一下做了要拿回來給我吃」，佳美也說：「好啊」。揭示出普通班同學和佳美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同學成爲需求者，而佳美則成爲照顧者。導師肯定佳美參加潛能開發班的表現以及對同學的貢獻，是不愛讀書、成績不好的同學之中的榜樣，亦即「壞學生的好榜樣」，佳美也頗自得。透過上述過程佳美打通了她和同學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就給出了自己存在於這個普通班級中的一個位置，佳美也用同樣的方式和師長們有所連結，創造出她在校園生活中獨特的位置。

(三) 佳美牽涉於朋友的感情關係之中，扮演一個角色，這種界限模糊的異性交往關係使其被認定爲侵入他人愛情關係中的第三者或終結者。佳美曖昧的異性交往關係使其女性友誼的維繫因此被阻斷，佳美並成爲了「被指控者」與「使人失望者」。佳美批評指控她的女生「很笨」、「沒有大腦」，佳美用年紀和「類型論」來作爲她和阿東之間關係的安全閥，強調他們不可能在一起，但未表露出自身對於阿東的感情本質。佳美宣稱她和阿東曾經處於一種介於擬似家人關係與曖昧的男女關係之間的「非正式的擬似家人關係」的脈絡置身。然而佳美憤恨不平地指控阿東總是玩弄女生的感情，甚至把和他上過床的女生形容爲「死魚」，所以「喜歡他好像不值得」，顯現出佳美無法認同阿東對愛情和性關係缺乏真誠尊重的態度，使其從這份感情中退縮。佳美成爲「指控者」，而阿東則成爲「被指控者」與「使人失望者」的脈絡置身互動。

(四) 佳美遊走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關係之間，佳美與擬似家人的互動關係之中再次呈現出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兩條脈絡同時運作。佳美的擬似家人與其自身同樣身爲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根據佳美的話語，乾哥很罩得住，但是乾哥哥「很大條」、「很有種」並不是她認他們當乾哥哥的主因，而是因爲「二哥很疼我」。二哥不僅給佳美金錢花用，甚是還把自己家裡的鑰匙交給她保管，

顯現出佳美和二哥的互動的確進入了擬似家人關係的實質內涵，鑰匙代表著二哥對佳美的擬似家人關係的認同和背書，佳美和二哥互動關係密切而公開，佳美並以此自豪。佳美遊走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關係之間，同時踩著兩個不同的生活世界，並刻意展現出她和乾哥阿標之間獨特而親暱的互動關係。本段落呈現出佳美遊走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關係之間，同時踩著兩個不同的生活世界，佳美的擬似家人關係之中又有著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兩條脈絡同時在運作。無論是非正式的擬似家人阿東或是正式的擬似家人二哥均投身於違法的幫派生活，成為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佳美卻認為他們很罩得住。二哥和阿豪因為圍事工作而被打傷，二哥說「今天我不做兄弟，會被人家打死！」，佳美回說：「哼！聽你在掰！」提示出佳美無法認真思考幫派生活為她的擬似家人所帶來的危險性。根據佳美的話語，她和阿東的媽關係不錯，以及阿東的爸不喜歡她的態度給出一個理由：她幾次和阿東的妹妹一起去偷車子和偷阿東的爺爺以及外婆的錢。佳美再次承認其「違犯者」的角色，並因此成為「被排拒者」與「不被信任者」。阿東的妹妹指控佳美為偷竊的「主使者」，佳美語氣冷漠的說了兩次「推就推，反正沒差」，佳美的話語中並未呈現出對其偷竊行為的罪咎感與羞恥感，反而表達出冷漠、麻木的反應。本段落呈現出佳美的擬似家人與其自身同樣身為社會生活規範中的「違犯者」。

（五）佳美的成長過程中母親是缺席的，而外婆和奶奶成為了替代的主要照顧者。父親再婚之後成為家庭的「拋棄者」與「使人失望者」。根據佳美的話語，父親以前都會帶佳美和兩個姊姊去看外婆，父親說「外婆畢竟是『媽媽的媽媽』」，而且她們姊妹都讓外婆帶過，之後才由奶奶帶大。佳美對外婆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小時候別人騙她布偶熊貓會長大，她真的餵熊貓吃飯的糗事，亦即佳美知道父親所言確有其事。父親曾告知外婆即將再婚一事，隨著爸爸的再婚，佳美和外婆的連結互動卻因而中斷掉。佳美提到有關母親的話語時，突然舌頭打結了起來，她複述外婆的話說「你跟/XX//XX/?/XX/什麼?(.)唉唷反正(.)」最後佳美仍無法直接講出自己母親的名字，佳美顯現出對母親的強烈陌生感，母女之間的連結與互動關係嚴重的斷裂。佳美最後再次提及家人均未能預期到父親的再婚使家庭經濟頓失依靠，對父親的不滿溢於言表，佳美成為「指控者」，而父親成為了「拋棄者」與「使人失望者」的脈絡置身互動。

三、第六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第六次晤談中所呈現的佳美生活世界的重要內涵，可以分成以下四個部分來描述：佳美首先談到姊姊是佳美成長過程中支援撫慰她的力量，二姐與男友同居之後，姊妹之間的互動也隨著斷裂，關係由信任轉為不信任，真實的家庭代表著孤單空洞的生活處境。其次是繼二姐出走之後，佳美也跟著從真實家庭出走到擬似家庭中，然而佳美的擬似家人關係與真實家人關係之間仍有所距離，一旦擬似家人的言行超越該距離，將威脅擬似家人關係的穩定度。國中畢業之後是佳美苦惱生活的開始，家人要求佳美經濟上的獨立，佳美卻宣稱當她經濟獨立時，她將出走家庭，顯現出佳美和家人之間矛盾的關係。佳美最後肯定父親對她的關心，隨即又認為父親將她的存在視為負擔和麻煩，顯現出佳美和父親之間互動關係的矛盾性；步入青春期的佳美和父親關係轉折的關鍵期。

（一）姊姊是佳美成長過程中支援撫慰她的力量，二姐與男友同居之後，姊妹之間的連結與互動也隨著斷裂，關係由信任轉為不信任，二姐被指控為「拋棄者」、「欺騙者」與「使人失望者」，而佳美則成為「指控者」與「被背棄者」。對佳美而言，真實的家庭代表著孤單空洞的生活處境。母親與父親在佳美的成長過程中陸續成為缺席者，彼此缺乏實質上的往來互動關係，佳美的姊姊和祖父母成為了替代的主要照顧者與情緒依附的對象，只是祖父母年邁力衰，佳美在生活上與情感上倚賴姊姊甚深，姊姊是她成長過程中支援撫慰她的力量，在二姐搬離家庭與男友同居之後，佳美與二姐的連結與互動關係也隨著斷裂，二姐的出走造成佳美的悲傷失落。二姐多次信誓旦旦將搬回家住，重新回到佳美的生活世界之中，卻從未兌現承諾，以前佳美還會相信二姐說的話，然而每一次的相信帶來再一次被欺騙和被拋棄的經驗，最後她仍舊形單影隻。當二姐提到她最近可能會回家住，佳美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說：「隨便你啊！」反映了如今佳美不願意認真思考二姐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世界之中的可能性，佳美將二姐的承諾視為謊言，不再期待，也不再相信，姊妹之間的關係由信任轉為不信任。二姐被指控為「拋棄者」、「欺騙者」與「使人失望者」，而佳美則成為「指控者」與「被背棄者」。

即便如此，佳美仍無法隱藏對二姐離去的失望、悲傷與憤怒。根據佳美的話語，她總是一個人待在大房間裡，睡也睡不著啊，每次想到「二姐不是說要搬回來住嗎？結果都騙我！騙我！騙我！騙我！」佳美也常想每次打電話二姐都說她在男朋友家，「好吧！你在男朋友家，拜拜！」每次的電話聯繫確認了：二姊已

經走出佳美的生活世界，她的確被留下來一個人孤單單的，即便是在和二姐通電話時，也失去了真實豐富的往來互動。掛掉電話之後的佳美很無聊，不知道要幹嘛？就把房間電燈關掉，「看著滿天的星星」。佳美看得到星星卻看不到自己的姊姊，顯現出包括二姐在內的真實親人，卻是比天上的星星還遙不可及，對佳美而言，真實家庭代表著孤單空洞的生活處境。佳美重複提到「不知道昨天為什麼會睡不著？」認真的思考很久之後，仍感困惑，佳美不願意進一步思考二姐和她之間的關係，也無法思考她為什麼會睡不著覺，而「可能太無聊了吧！」成為其可能的答案，仍反映佳美與家人之間缺乏真實的互動，為她帶來無法成眠的夜晚。

（二）繼二姐出走之後，佳美也跟著從真實家庭出走到擬似家庭中，然而佳美仍失落了宣洩情緒的對象，而且擬似家人關係與真實家人關係之間仍有所距離，一旦擬似家人的言行超越，將威脅擬似家人關係的穩定度。根據佳美的話語，她現在不怎麼想要聊到二姐，雖然有時候還是很在乎她，上次為了二姐男朋友那件事而心煩，二姐又不相信她說的話，乾妹叫她不要理二姐了。佳美哽咽的聲音透露出她仍無法真正取消二姐在她生活世界之中的位置和重要性，然而佳美和二姐之間從信任到不信任、從親密到有所隔閡，是受到二姐男友與她的擬似家人所影響。「所以現在就不怎麼想去看重二姐」「就盡量跑到我哥家去開心，就覺得好好哦！」提示出繼二姐出走之後，佳美也跟著從真實家庭出走到擬似家庭中，佳美用擬似家人乾哥阿標來填補出走的真實家人二姐的空缺與關係。

根據佳美的話語，整個早上就她一個人待在家裡，三姐在上課，奶奶去買菜，「沒有人理我，我也不知道要幹嘛？就覺得蠻無聊的！」揭露了佳美的真實家人處在家庭之外的其他地方，各有所屬，佳美與真實家人之間缺乏實際的往來互動，使得佳美的真實家庭生活經驗顯得孤單空洞。佳美說：「如果去乾哥阿標家就不會孤單！也不會想去哪裡玩啊！」「如果在阿標家的小房間睡不著，又開始覺得寂寞時，就跑到大房間去吵阿標。」「待在阿標家比較好玩，所以就死賴在那邊不走。」反映出佳美藉由與擬似家人之間穩定而頻繁的互動，逃離真實家庭的孤單空洞，佳美不僅從擬似家庭生活經驗中得到樂趣，並且將之視為重要的依靠。然而，即便佳美以擬似家庭互動關係來補償二姐出走之後的失落感，她仍然失去了情緒宣洩的對象。甚至，阿標說因為他們太吵，爸爸開始罵人，要佳美這幾天先不要過去他家。她說：「好吧！去你家睡覺是我的樂趣，可是我也不能把這個樂趣建築在你的痛苦上！」提示出佳美的擬似家人關係與真實家人關係之間

仍有所距離，無法完全等同對待，一旦擬似家人的言行超越該距離，將威脅擬似家人關係的穩定度。佳美對擬似家庭關係的界限有所體認，並努力拿捏分寸。

(三) 國中畢業之後是佳美苦惱生活的開始，家人要求佳美經濟上的獨立，佳美卻宣稱當她經濟獨立時，她將出走家庭，顯現出佳美和家人之間矛盾的關係。未再升學使佳美掉落在學校生活世界之外，同儕們仍留在學校生活世界之中，佳美則未能即時建立屬於她的新的生活世界和新的生活目標。佳美先是待在她最熟悉安全的家庭生活世界之中，空洞孤單的真實家庭生活驅使佳美嘗試建立其新的生活世界，亦即：擬似家庭的建立以及與擬似家人之間的互動往來。佳美懷念小學時代無憂無慮的單純生活，彼時佳美的生活世界之中，電視是與之交往的重要對象，提供給佳美撫慰與依靠。她笑著說「國小的時候最快樂，不會想很多事情，…每天放學後，就待在家裡看電視，那時候覺得電視很好看啊！」。

國中畢業之後，結束學生身份的佳美承受來自家人要求她就業賺錢的壓力，是她苦惱生活的開始。她說「現在就算找到工作，也不會跟家人講」「就讓家人罵我怎麼天天都在玩吧！這樣他們就不會多管我。」從佳美找工作的態度上反映出：佳美一方面致力於符應家人的要求與期待，一方面故意挫敗家人的要求與期待，把家人蒙在鼓裡的作法，似乎讓佳美同時得到控制和放縱，顯現出佳美和家人之間的關係的矛盾對立之處。弔詭的是，家人要求佳美達到經濟上的獨立，佳美卻宣稱當她經濟獨立的那一天，也將是她出走這個原本依賴的家庭的時刻。她笑著說「我想慢慢存錢，等到有一天我有錢了！我要搬出去住！」再次凸顯佳美和真實家庭之間的關係踩在對反的兩面上。佳美目前對金錢沒有太多概念，也沒有想到要理財，反映了其實佳美還沒有真正認真思考過自己的未來。佳美在提到她計畫將離開家庭的事情之後，隨即想到遠在花蓮的母親，以及母親對她的某種相信或瞭解，和母親之間產生連結，似乎也是佳美對未來的某種追尋之一。即便佳美對前途感覺到茫然，她仍極力展現出獨立堅強的模樣，強調自己在物質生活上的自我節制，需索不多的她不會給家裡增添負擔和麻煩，在生活事件的處理上同樣也盡量做到不去依賴家人，原因是「奶奶老了，走路不方便，爺爺又要賣水果，不想麻煩他們」佳美笑著說「有時候還是會麻煩到姐姐」佳美承認她仍無法做到完全獨立自主，有時還是需要替代的照顧者，姊姊出面協助她。

(四) 佳美肯定父親對她的關心，隨即又認為父親將她的存在視為負擔和麻煩，顯現出佳美和父親之間互動關係的矛盾性；步入青春期的佳美和父親關係轉

折的關鍵期。根據佳美的描述：「從我小時候就沒有爸爸、媽媽這兩個人存在」亦即：在佳美的心智世界之中並未和父母親之間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佳美哽咽的說「爸爸不是去賣水果，就是去賭博，回家就是在睡覺而已」無論是她早上上學或下午放學回家，都看不到爸爸的人，她跟爸爸之間不知道怎樣久久才會見一次。佳美認為爸爸生活重心是在賭場和工作之間，她和父親雖然同住了一個屋簷下，兩人卻是不斷錯過，缺乏真實的互動與關連往來。根據佳美的描述，有一天晚上已經很晚了，她想要出去玩，爸爸突然從門口冒出來，嚇到了她，想說「完了！」爸爸說：「看到不會叫哦！」佳美就「哦！『爸爸』！」然後趕快跑回房間去。原來，父親出現在佳美的生活世界之中，竟是她預期之外的事情，即便如此，父親仍代表著一股避免佳美從真實家庭之中離脫出去的重要力量。偶而父親嘗試瞭解佳美的生活世界，佳美除了驚訝之外，也努力做出回應，結果卻是兩方的失望與挫敗，佳美仍然認為父親無法融入其生活世界之中。父親免不了對佳美生活處境的不滿意與叨唸，例如「誰像妳那麼好命啊！」讓佳美從互動關係中退縮回去。她覺得爸爸蠻關心她，但又不知道怎麼表達，因為她什麼事都不會跟他講。隨即又說「爸爸是覺得只要我不要去外面做壞事，害到他就好了」反映了佳美一方面肯定父親對她的關心，隨即又提到她認為父親將她的存在視為一種負擔和麻煩，似乎又推翻了之前的說法，顯現出佳美和父親之間互動關係的矛盾性。

佳美往往將父親視為「使人失望者」，一如之前提到佳美也將自己視為使父親失望者。然而，真實的生活經驗印證了父親並非總是如此。例如佳美有時候想跟爸爸拿錢時，總覺得爸爸不會給她，結果卻發現「哦！原來他會給」「就蠻開心的啊！」佳美認為造成預期與事實之間有所落差的原因，在於她和父親之間一直沒有建立起交往連結的地基，她發現「自己有很大的心理障礙，因為從以前我就很少跟爸爸講話」佳美對父親既恐懼又陌生，因為「小時候家裡就是我比較皮，做壞事的都是我，姐姐永遠都是做好事的那一面啊！」「小時候我常被爸爸打的希拉嘩啦！姐姐是在神明面前罰跪就流鼻血的那種，爸爸從此就不體罰她啦！」顯現出佳美總是使父親失望的受懲罰者；姊姊則是符應父親期望的非受懲罰者，佳美和姊姊各自和父親展開對比強烈的親子關係結構。「上國中之後爸爸就很少打我了！因為他發現打我只會讓我越來越叛逆而已」亦即，步入青春期的佳美和父親關係轉折的關鍵期。

四、第十四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在第十四次晤談中所呈現出的佳美生活世界的重要內涵，可以分成五個部分來描述：首先是佳美所建立的擬似家庭關係之中有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兩條軸線同時運作著，一旦阿標結交女友，意味著取消了原本的男女關係，佳美主動勾連阿標和蓓蓓之間的男女關係，藉以間接參與其中。其次是在擬似家庭關係的名號之下，佳美和乾哥哥的關係與界限是漂浮的、可移動的，其間的情慾交往與互動也因此是心照不宣，未被言明的。如此讓佳美不必承擔責任，但也因此使她無法獲得臺面上的位置。第三是佳美認為自己始終不是一個能夠被公開認可接受的女性，佳美和乾哥哥們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使得佳美在愛情世界之中沒有一個浮到臺面上的位置。第四部分呈現出悲傷痛苦的佳美無法踩在現實世界的地基之上，佳美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拋擲在現實世界之外，更深一層的願望是爲了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排擠於心智世界之外。最後談到的是佳美利用女性肉體的威力奇襲式的攫獲阿標，身處青春期的阿標難以抵擋佳美的性攻擊，屈從地和佳美一起完成性交過程。

(一)佳美所建立的擬似家庭關係之中有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兩條軸線同時運作著，一旦阿標結交女友，意味著取消了原本的男女關係，佳美的態度基本上是抗拒的。佳美主動建造了勾連阿標和蓓蓓之間男女關係的橋樑，並用這種方式間接參與了阿標和蓓蓓之間親密的男女關係。佳美提到阿標問她：如果他跟蓓蓓在一起，她會怎麼樣？佳美說：「你要跟誰在一起是你的事，我只是你妹妹，我不能管你要跟誰在一起啊」在佳美和乾哥阿標的關係之中，佳美給自己一個位置，意思是歧異的：「我是你旁邊的，跟你很接近的，可是我只是你妹妹，我沒有權力去表達我的需求和要求。」佳美坦言：她受不了他什麼事都把女朋友放第一。反映了佳美肯認阿標當乾哥哥，構成擬似家人關係，並不等於佳美同樣肯認阿標所結交的女友爲其擬似家人。佳美所建立的擬似家庭關係之中有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兩條軸線同時存在運作著，一旦阿標結交女友，意味著取消了原本的男女關係，佳美的態度基本上是抗拒的。佳美無法接受自己是被排除在阿標和女友關係之外的第三者，她的因應方式是去告訴蓓蓓：「那我代替我哥「虧巧ㄨㄟ」妳，要不要給巧ㄨㄟ？」蓓蓓說：好啊，可能會。佳美說：「那我晚上打給妳，叫阿標自己跟妳講」。透露出佳美主動建造了勾連阿標和蓓蓓之間男女關係的橋樑，並用這種方式間接參與了阿標和蓓蓓之間親密的男女關係。「我也不知道自

己在想什麼？」「多了一個蓓蓓，我和阿標的關係應該也不會變吧！」顯現出佳美知道自己的 tricky 之處，她的動作表面上撮合了阿標與蓓蓓之間的男女關係，卻同時企望和阿標繼續維持擬似家人關係底層曖昧的男女關係，對於後者她卻不敢有所把握或要求，唯恐她和阿標之間曖昧的男女關係因此被取消掉。「今天是我自己要幫他啊！並不是我乾哥去跟那個女生表白的」呈現出佳美提供給阿標一個照顧的關係，當她去促成阿標和蓓蓓的時候，如果阿標接受這件事情，也同時跟著接受了她的某些部分。佳美也認知到無論是自己或蓓蓓都不是阿標真正意欲的女人，因此她可以表現出慷慨成全的模樣。佳美說別人一定覺得她把喜歡的男生送給別人很奇怪，「因為他最近很想交女朋友。可能這樣他會高興一點吧！」反映出佳美仍然知道自已的情感表現是矛盾的，幫助阿標完成其情慾要求的作為只為了討好阿標，以維繫在旁的擬似家人關係底層曖昧的男女關係。佳美仍困難於宣示其情感說：「我愛你」而只能用玩笑迂迴的方式搗亂的說：「哥哥我愛你」佳美的位置仍然是在旁的，而非面對面的，雖然她努力傳遞出各種情感暗示，只能被動地等待阿標接受或是回絕。

(二) 在擬似家庭關係的名號之下，佳美和乾哥哥的關係與界限是漂浮的、可移動的，其間的情慾交往與互動也因此是心照不宣，未被言明的。佳美同樣以某種 tricky 的方式參與了乾哥阿海和女友的男女關係，如此讓佳美不必承擔責任，但也因此使她無法獲得臺面上的位置。佳美終於坦承了她和阿標之間擬似家人關係底層曖昧的情慾交往互動，她說：「阿標昨天有抱我，他應該知道是我，他有張開眼睛」她說：「老色狼，亂來，呵(.)在幹麼？」「你的手賤！」顯現出佳美和阿標之間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之間的界限是模糊不清，未被言明的，不同於真實家庭之中真實家人不可以違反近親相姦的亂倫禁忌。佳美說其實她也知道他們的關係是什麼？「又像哥哥(.)又像朋友，又有點像(.)像什麼勒？喔(.)比較親密的朋友」基本上，佳美也知道自己和阿標之間擬似家人關係的界限亂掉了，他們既無法等同於真實家人關係，又不可能宣告為正式的男女關係，當然也絕對不是普通朋友關係。在擬似家庭關係的名號之下，佳美和阿標的關係與界限是漂浮的、可移動的，其間的情慾交往與互動也因此是心照不宣，未被言明的。佳美又說他們不可能在一起，因為阿標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的親密動作，亦即，阿標不願意讓兩人之間擬似家人關係底層曖昧的男女關係浮到臺面上來，兩人在臺面上所維持的是擬似家庭關係中單純的家人關係與界限，「阿標在別人面前會跟她保持一定的距離，她也不會越矩。」這讓佳美認知到她和阿標之間不可能從

擬似家人關係走向真正的男女關係。根據佳美的話語，他們聊到他之前的女朋友，聊他跟幾個女生做愛的姿勢啊！揭露了佳美和阿標之間不僅有曖昧的男女情慾交往與互動，同時也在其中分享了彼此的情慾世界與經驗，卻偏偏無法言明兩人真正的關係本質時，佳美才意識到該是從在旁的位置走到面對面的位置的時候了。「總不能他有女朋友了，我還這樣子吧！…有些事情現在問比較好吧！」亦即：佳美準備面對自身所踩的矛盾兩端，她認知到自己不可能在阿標和其他女生建立正式的男女關係之後，繼續和阿標維持這種擬似家人關係底層曖昧的男女關係。

這種曖昧不分的擬似家人關係也發生在佳美和另外一個乾哥阿海身上，她說：「我跟阿海的關係也是不清不楚、不黑不白的」。他們笑鬧地說：「唉呀，你不行啦！你性無能」。「妳要不要試試看？」甚至阿海會出奇不意的抱住她，但這一切又不能讓阿海的女友知道。佳美表達出自己在阿海和乾妹的擬似家人關係之中建造了一個模糊的位置，同樣以某種 tricky 的方式參與了阿海和乾妹的男女關係，如此讓佳美不必承擔責任，但是也因為佳美所給予自己的位置，使得她和阿海曖昧的男女關係同樣不可能真的被承認。矛盾的是，佳美又說其實她會怕他跟乾妹因為她而吵架。佳美在行動上允許阿海和她之間有情慾交往互動的空間存在，但同樣是不能夠浮到臺面上被承認的擬似家人關係底層曖昧的男女關係。佳美在臺面下破壞阿海和乾妹之間的男女關係，臺面上又害怕她的破壞成功，使得她必須承受第三者的罪名。「可能因為他們三個都太博愛了」佳美為自己建造一個安全的位置，在這邊沒有人為關係負起責任，佳美自己同樣也不敢去為自己的感情和慾望負責任。

(三) 佳美相信由於她的女性價值遭受貶抑，自己始終不是一個能夠被公開認可接受的女性，佳美和乾哥哥們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使得佳美在愛情世界之中沒有一個浮到臺面上的位置。佳美試圖釐清她和阿標的關係，「如果我真的愛阿標的話，應該不會去幫阿標跟蓓蓓講那些話，然後聽到蓓蓓說好的時候又很高興」自己沒有那麼白癡吧！」而且阿標也不可能喜歡她，「他每次都講我太矮又太胖又太醜，很討厭！」佳美先是推翻自己對阿標的男女之情，隨後卻承認自己在男女關係之中被決定者的位置，佳美經驗到阿標總是用負面的女性形象當面貶損她，使她成為男女關係之中的被貶低者。佳美表現出不在意的樣子，但是其實是在意的，她無法對抗來自他人對她女性價值貶抑的力量，

轉而成爲貶抑自身女性價值的共謀者。她說「那句話已經在我心裡了，自己真的那麼醜那麼胖吧！」之前他們一直叫她去減肥，她說：「幹麼減，這樣不是很好看嗎？」她會裝可愛，透過幽默和自我調侃的方式，爲自己被貶抑的處境找出路。每次計程車司機說：「妳有男朋友對不對？」佳美說：「我那麼醜怎麼會有男朋友？」凸顯出她對自身女性價值的貶抑力量大到難以接受來自他人肯定的聲音，她無法相信自己可以成爲男性情慾渴望的對象。佳美覺得就算他們喜歡她也不會承認，因爲朋友彼此會取笑：「啊，妳喜歡醜妹ㄟㄟ」而且他們又是那種死要面子的，「可能他們都認爲我很醜吧！」「我也不能肯定他們會喜歡我啦！」佳美相信由於她的女性價值遭受貶抑，即使周遭男性受到她的吸引，承認對她的情慾渴望同樣威脅到他們的男性價值。佳美相信自己始終不是一個能夠被公開認可接受的女性，佳美和乾哥哥們之間各有心思，不能夠表達的矛盾狀態，使得佳美在愛情世界之中沒有一個浮到臺面上的位置。佳美一直在隱藏她的感情，她無法直接向阿標表達：「我愛你」因爲如果直接講出來，同樣又會遭逢到女性價值遭受貶抑、不被公開接納與認可的問題。而是用玩笑的方式來搗亂說：「哥哥我愛你」，但是阿標說：「妳很噁心地，妳走開好不好！」佳美用開玩笑的語氣說：「算了，你不接受我，我好難過，我要哭了」佳美在情感暗示被阿標拒絕之後，至少她還可以把悲傷的眼淚隱藏在玩笑的話語之中，而不必承受公開被拒絕的難堪羞辱。

（四）悲傷痛苦的佳美無法踩在現實世界的地基之上，佳美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拋擲在現實世界之外，更深一層的願望是爲了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排擠於心智世界之外。佳美說：「我是一個極度矛盾的人，時常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傳達出她已經抵達了矛盾的兩端，察覺到自己正踩在這個矛盾的、對反的兩面。佳美說自己在別人面前都沒有表現過很傷心難過的樣子，覺得那根本就不適合她吧！別人看到她都是嘻嘻哈哈，跳來跳去像個過動兒。佳美在人際互動關係之中完全取消了悲傷痛苦的一面，反而是刻意把自己塑造成開心果的角色。佳美說她遇到傷心事時會躲在家裡哭，如果真得很不開心的話，她會選擇忘記它，「就旁邊的人不知道，然後自己也忘記了」。佳美總是獨自面對並宣洩悲傷情緒，要就不就選擇遺忘它。亦即：悲傷痛苦的佳美和別人的關係是隔絕疏離的，最終悲傷痛苦的佳美和她自己的關係也同樣是隔絕疏離的，悲傷痛苦的佳美在這個世界之中沒有一個位置。佳美哭一哭之後也會跟阿標講：「到底有什麼好傷心的？哭什麼哭啊！」佳美將悲傷痛苦的一面告訴阿標的結果是：兩人合力把這些悲傷痛苦的情緒推開，一起否認悲傷痛苦情緒的存在，好像悲傷痛苦的佳美也是不存在的。

由是，佳美所存有的這個世界之中，她不再是完整的佳美。其實她覺得哭一哭就蠻好睡的，「一覺到天亮，什麼事都不用煩惱，多讚啊！」悲傷痛苦的佳美不存在於佳美人我互動往來的世界之中，反而是躲藏在她的睡夢之中，夢醒後的現實世界之中，她只能記得發生過的美好經驗與事物，而悲傷痛苦的佳美則是被遠遠地拋擲在她自己的夢境世界裡，佳美的現實世界與夢境世界恰好也呈現出她同樣踩在對反的、矛盾的兩個極端。佳美強調自己「絕口不提傷心的事」宣示了悲傷痛苦的佳美無法踩在現實世界的地基之上，佳美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拋擲在現實世界之外，更深一層的願望是爲了將悲傷痛苦的自己排擠於心智世界之外。

(五) 佳美利用自身女性肉體的性威力(sexual power)，奇襲式的攻擊阿標，身處青春期的阿標難以抵擋佳美的性攻擊，屈從地和佳美一起完成性交過程。此時，佳美究竟是不是阿標情慾渴望的對象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佳美終於得到了自身情慾渴望的對象阿標。佳美偷偷把阿標的褲子穿走，暗含著佳美臺面上的動作把阿標推到蓓蓓身上，她仍用臺面下 tricky 的動作宣示了她和阿標之間曖昧的男女關係，佳美的情感世界仍然踩在矛盾對立的兩個極端，她和阿標之間持續著各有心思、無法直接表達的二對二的狀態。佳美說她超爽的，她昨天趁阿標睡覺給他偷拍照，原來，佳美對於自身情慾渴望的對象阿標無法公開完整的擁有，卻能夠偷偷的用臺面下 tricky 的方式攫獲之。佳美進一步發動對阿標的性攻擊，奇襲式的攫獲阿標的肉體，完成她和阿標之間的性交關係。她說：「我跑到他家去強姦他，哈(.)我得逞了，…因為我爬到他身上去了，我已經坐在他身上了」那時候他在睡覺吧，他說：「嗯？怎麼是你？」佳美說：「你以為是誰？」阿標回答：「沒有，我以為是小薇！」佳美就說：「喔【音調上揚】！那現在是我，知道了吧！」阿標就說：「不管，你要負責把我解決它」佳美說：「我才不管你咧！」之後阿標就：「呸，妳完蛋了」佳美利用女性肉體的性威力(sexual power)，奇襲式的攫獲阿標，阿標身爲一個處於青春期的男性著實難以抵擋佳美的性誘惑和攻擊力，只能屈從地和佳美一起完成性交過程。此時，佳美究竟是不是阿標真正渴望的對象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佳美終於得到了自身情慾渴望的對象阿標。

五、第二十二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在第二十二次晤談中所呈現出的佳美生活世界的重要內涵，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來描述，首先是：佳美身處違法的幫派同儕團體，幫派械鬥的傷害隨時可能出

現在佳美的生活世界之中，佳美無力抵擋所愛者所面臨的性命威脅與傷害，對她所帶來的憂懼。佳美置身於幫派械鬥活動外圍，其報復性更甚於主其事者。佳美與同儕嗑食搖頭丸的行為本身的違法性，造成他們和醫療體系之間矛盾的關係：既想得到醫療資源，但又恐怕因此被逮捕勒戒。其次是清楚阿標的性雜交歷史，卻不敢去思考她和阿標之間的性愛關係所可能帶給她的各種健康風險。同時，佳美的情慾追尋與追求填補真實家庭空洞的擬似家人重疊在一起，這兩種不同的關係本質的追求造成了此刻佳美進退維穀的尷尬處境。最後則顯現出佳美擬似家人關係的建立需要雙方彼此的認可，也因此是可能被宣告取消的關係。擬似家庭只是佳美暫時棲居的生活世界，佳美內心真正的渴望仍是她和父親之間真實的交往連結，佳美真正渴望的是回歸真實家庭之中。以下將分別描述之：

(一) 佳美身處違法的幫派同儕團體，幫派械鬥的傷害隨時可能出現在佳美的生活世界之中，佳美無力抵擋所愛者所面臨的性命威脅與傷害，對她所帶來的憂懼。佳美雖置身於幫派械鬥活動外圍，其報復性更甚於主其事者。佳美與同儕嗑食搖頭丸的行為本身的違法性，造成他們和醫療體系之間矛盾的關係：既想得到醫療資源，但又恐怕因此被逮捕勒戒。佳美無法忍受她和擬似家人之間連結網絡的失誤與錯過，也無法接受她被排擠在同儕團體之外。從佳美的強烈反彈中看出這個階段對佳美最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他人是其擬似家人與具有幫派背景的同儕團體。佳美因緣巧合未能參與同儕團體的慶生會，卻因此躲過一場可能對她造成傷害的幫派械鬥。她說：「有一個人頭骨破裂，現在在醫院加護病房，超嚴重的。之後他們都說要逃啊」佳美所屬同儕團體的幫派背景，及其涉入的幫派械鬥事件本質上是違法的，對佳美同儕人身安全的具體傷害情事與潛藏的性命威脅，無法保證下次不會再發生，也無法保證下次佳美仍能逃過一劫。佳美聽到阿標被打時說：「超生氣，幹，你們怎麼不回頭直接給他開一槍！你們再去坐牢，我再去監獄看你們」佳美對於所愛者受到傷害時的反應充滿了暴戾之氣，顯現出佳美雖置身於幫派同儕團體的械鬥活動外圍，她的報復性卻更甚於主其事者。「二十九號他們就在講這個事呀！我說我要過去！他們說妳過來幹嘛！」「阿標覺得我很奇怪，今天被打的是他們，又不是我，我在氣什麼？」佳美的話語透露出幫派械鬥的發生與傷害的確隨時出現在她的生活世界之中，也的確傷害其所愛者，佳美無力抵擋所愛者所面臨的性命威脅與傷害，對她所帶來的憂懼，她所能做的只是不顧一切的陪伴在所愛者身邊。

佳美提到大家一起「拉 K」很好玩，但是二十九號那天阿標一臉很「殺」的樣子回來，「阿標因為藥還沒有ㄍ一ㄥ完很難過，眼睛瞪的又大又恐怖！就不敢跟他講話」佳美知覺到搖頭丸改變了阿標的情緒與臉部表情，嗑藥的阿標不同於平日，搖頭丸阻斷了此刻佳美和阿標之間的互動往來。佳美自己也嗑藥，她對搖頭世界底下的知覺與情緒反應有所掌握。此刻佳美走不進阿標的世界，她仍關注著阿標在幫派械鬥下所受到的傷害，以及搖頭之後身體的種種不適。她說阿標不停的罵：幹！他們怎麼被人打！說他想睡覺，可是全身無力，又睡不著。說他被麥克風打到頭，好像有腦震盪。當佳美試圖擠身阿標生活世界的照顧者角色時，卻又不得其門而入，有所挫敗。佳美說看阿標還很ㄍ一ㄥ，她就幫他搖，他說：「ㄟ，妳之前搖完頭，回家怎麼睡？」佳美說：「就這樣睡呀！就讓它冒汗呀！反反覆覆，起來又睡」顯現出佳美比阿標更熟悉搖頭世界，也更懂得排解藥物作用後身體的種種不適，當阿標不得不求助於佳美時，她也樂意提供自己的經驗。阿標說：「怎麼辦？頭好痛，我想要去看醫生」佳美說：「等一下醫生給你驗尿」他說：「驗尿，你想的美」嗑搖頭丸的行為本身的違法性，造成他們和醫療體系之間矛盾的關係：既想得到醫療資源，但又恐怕因此被逮捕勒戒。

(二) 佳美渴望在阿標的感情世界中佔據一個面對面的正式位置。佳美清楚阿標的性雜交歷史，卻不敢去思考和面對她和阿標之間的性愛關係所可能帶給她的各種健康風險與傷害。同時，佳美的情慾追尋與追求填補真實家庭空洞的擬似家人重疊在一起，這兩種不同的關係本質的追求造成了此刻佳美進退維穀的尷尬處境。佳美聽說蓓蓓背著阿標偷男人，她一直吐(草)阿標：「呵，好大的消息喔！有人要心碎了」「呵呵呵，快笑死人了」佳美表現出對阿標被蓓蓓所背叛和傷害的幸災樂禍，顯然兩人的感情破裂是佳美所樂見的。佳美得知阿標對她的深情付出仍是有所覺知的，他承認有時候把佳美當作出氣筒發洩，佳美表露了她恰巧樂於因此在阿標的生活世界中佔據一個不可或缺的位置，並對阿標的告白感到欣慰。小娟說：佳美才是阿標理想的感情對象，而不是蓓蓓。佳美說有一個老師會看手相，他說除非她跟他到二十五歲沒有分開，他們就會有結果。透露了佳美和阿標將繼續維持擬似家庭中曖昧的、無法浮到臺面上的男女關係，除非她能夠繼續忍受這種臺面上是在旁邊的、沒有距離的，但又沒有權力做情感上的宣稱和要求的乾妹妹足夠久的時間，也許她會有機會浮到臺面上，在阿標的感情世界中佔據一個面對面的正式位置。

當佳美和阿標之間還是單純的擬似家人關係，佳美對於阿標複雜的情慾世界已經有所瞭解。而今兩人進入曖昧的男女關係中，佳美對於兩人性愛關係的忠誠性開始有所期待和追求。佳美表示阿標曾經有過一段置身於搖頭世界之中的性雜交經驗，「幹，他這個人很荒謬，他以前超愛打泡的啊，他之前就去搖頭店呀！沒有吞藥的時候就跟女生在廁所做，然後吞藥下去又跟不同的女生做，他一天就差不多兩次吧！」「幹，真的是變態，等一下得愛滋病」透露了她對於阿標性雜交的行徑對他所可能帶來的健康風險：愛滋病或各種性病等，是有所瞭解也是有所顧忌的。然而當阿標在性雜交的過程中傳染得愛滋病或其他性病的可能性，以及她和阿標的性愛關係中產生交互傳染的隱憂或顧忌被端到臺面上來時，佳美卻很快的否認了該風險，而是一味表現出樂觀的態度，透露了佳美不敢真正去思考和面對她和阿標之間的性愛關係所可能帶給她的各種健康風險與傷害。佳美說她愛得很累，「妳已經得到他的人，可是妳得不到他的心呀！」她告訴阿標：「每次跟你用（做愛）完之後，你就說去你媽房間，要不就是回家，你知道有時候我去你房間躺在你旁邊，又不是想跟你做那種事，我是想摸摸你、看看你而已，你以為我真的很喜歡做這種事喔？」佳美追尋的是浮到臺面上真正一對一的男女朋友關係，在阿標的感情世界中有一個明確的位置，而不是維持這種房門外是單純的擬似家人關係，房門內又是極為親密的男女性愛關係。佳美和阿標這種踩在對反的兩個極端，矛盾的關係與互動狀態，總是令佳美充滿掙紮並且若有所失。佳美說：「自己可能也是怕孤獨吧！」「去阿標家睡覺其實可能只是想找個人在旁邊陪她吧！因為家裡只有幾個娃娃在旁邊呀！」透露出佳美矛盾的處境，到底她是在追求她和阿標之間浮到臺面上的男女朋友關係，還是她也同時是在追求家人？一個可以完全填補真實家庭中的空洞感與孤單的擬似家人？當這兩種不同的關係本質的追求重疊在一起時，也造成了此刻佳美進退維穀的尷尬處境。

（三）佳美擬似家人關係的建立需要雙方彼此的認可，它是一種承諾的關係，也因此是可能被宣告取消的關係。擬似家庭只是佳美暫時棲居的生活世界，佳美內心真正的渴望仍是她和父親之間真實的交往連結。佳美真正渴望的是回歸真實家庭之中。阿標開始對佳美能否進出其擬似家庭有所限制與規定，他說：「以後如果沒有我的准許，妳再過來，我就直接跟你翻臉」佳美就：「喔幹嘛那麼兇，就給他裝傻」佳美採取不正面交鋒的迂迴因應對策，繼續賴在擬似家庭之中，即便如此，佳美仍然憂慮「不知道現在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好害怕喔！ㄟ，不能去他家了」佳美對於她和阿標之間曖昧的男女關係與前途無可掌握，佳美把

阿標拍照下來，作為可以隨時攜帶、審視的所愛者的替代品，象徵性的把所愛者阿標保留在她的生活世界之中。不僅阿標對她能否進出擬似家庭有所限制與規定，乾哥阿豪每每用話語將佳美阻擋於其擬似家庭之外，令佳美既受挫又飽受威脅，他說：「這是我家，不是妳家，大門在那兒，請妳走好不好？」揭示了擬似家人關係的建立需要雙方彼此的認可，它是一種承諾的關係，也因此是可能被宣告取消的關係；相對的，真實的家人關係即使再怎麼缺乏實質的互動，血緣基礎使其不可能被取消掉。佳美說：「回家幹嘛，家裡又沒人。不然就是回家被罵『去被人家幹』之類的」阿豪說：「這樣讚啊」她就：「幹，好個頭！讚屁呀！」雖然當佳美吐露其真實家庭中既空洞又受傷的生活處境時，並未得到乾哥的同情與安慰，反而是被喝倒采，對此表達無奈，佳美仍然肯定自己被這個擬似家庭所接納。佳美提到爸爸計畫把她趕出去，像是在向擬似家人阿標發出求救訊號，阿標馬上劃清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明確的界限，他說：「我不會收留妳喔」。她說：「我想太多了，爸爸不可能把我趕出去」。

佳美談到「有一天我在阿標家夢到爸爸，我哭著醒來，醒來還在哭喔！而且還哭個不停」揭露了擬似家庭只是佳美暫時棲居的生活世界，佳美內心真正的渴望仍是她和父親之間真實的交往連結。佳美說她握著阿標的手，「喔，安心好多，就沒有再去想」現實生活中的不可得使佳美無法抑制其失落與悲傷，只得透過與阿標之間的交往連結，暫時抒解之。夢中爸爸問她：「怎麼沒回家呀？」佳美說她怕回家，爸爸說：「怕什麼怕？那始終是妳家呀！」佳美真正渴望的是回歸真實家庭之中，並得以被父親所包容和關愛，而擬似家人阿標其實是她在友伴與愛情關係發展上的情感灌注對象。佳美表達出夢境往往比她清醒時的意識更接近她內在的渴望，包括她對阿海和阿標的情慾渴望與實現，佳美說：「我每次做夢都會實現，可是我覺得這個夢應該不會實現吧！因為爸爸不知道阿標家住哪？」傳達出佳美對爸爸最終能否將她從暫時棲居的擬似家庭中帶回真實家庭，既期望又失落的矛盾處境。佳美說之前爸爸還沒有娶阿姨，過年會帶她們出去玩，她小時候常被打，爸爸打完之後就問說：「妳有沒有怎樣呀！」過去爸爸給予佳美比較多的關心和照顧，而這些真實的交往連結卻在爸爸再婚之後失落了。

六、第三十二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在第三十二次晤談中所呈現出的佳美生活世界的重要內涵，可分成九個主題

來描述：首先是佳美與父親均未承擔她學業中輟的責任，反而是在旁的擬似家人阿伯主動代為承擔，取代了父親的角色與功能。佳美期望透過恢復被取消掉的學生身份，在家庭生活之中有一個浮到臺面上來的地位。其次是、佳美淪為繼母與奶奶之間母性權力鬥爭的工具，佳美和弟弟彼此有所歸屬與認同的家人關係結構，有異於佳美和繼母彼此持續緊張對立又不認同的家人關係結構。第三部分談到父愛的失落：佳美和父親呈現出交錯的、不相交的兩個生活世界，父親成為對她的需求與情緒缺乏回應的照顧者，失落悲傷的佳美在她和父親交往互動的世界之中沒有存在的地基。第四部分反映了蹺家少女佳美一時之間忘記了自己和別人一樣也有一個爸爸，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第五部分顯現出佳美「蹺家」的行動底層真正的渴望卻是為了「回家」，擬似家庭是一種替代的，暫時棲居而有所倚賴的生活世界。第六談到真實家人站在佳美的對立面，她所宣稱的擬似家庭中理想中的替代母親，反而佔在她這一邊。第七則是佳美體認到這個長期所屬的同儕團體從聚斂到分散的趨勢，她似乎沒有把握蹺家遊蕩的日子可以結束，先是倉皇著想要尋找下一個同儕團體的寄託與歸屬，慎思後作罷。第八則是佳美興奮於她的同儕團體和學校生活世界產生的重疊交織，從中輟遊蕩的生活回歸到學校生活世界軌道之中，對佳美而言既是目標，也是壓力。最後則反映出偷竊是佳美對他人進行操弄並獲得成就的一種方式，把成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來嘲笑、貶低成人世界，並達到反抗與報復的目的，佳美對此沾沾自喜著。

（一）佳美與父親均未承擔她學業中輟的責任，反而是在旁的擬似家人阿伯主動代為承擔，取代了父親的角色與功能。佳美期望透過恢復被取消掉的學生身份，在家庭生活之中有一個浮到臺面上來的地位。佳美宣告她即將重新進入學校生活世界，她說她前天去辦學校的事情，「比爸爸年長的結拜兄弟阿伯說要幫我付學費，讓我去讀書」阿伯因為是爸爸正式的擬似家人，也同時成為佳美的擬似家人，將成為協助佳美重新進入學校生活世界的支持者與供應者。爸爸對此表達反對的態度，阿伯卻說：「爸爸不支援妳，我支援妳」顯現出阿伯在佳美的生活世界之中的確具有某種影響力。佳美和爸爸對她學業中輟一事的認知並不相同，父親宣稱是佳美主動放棄升學，佳美對事實的記憶卻是爸爸說：「妳要讀書，妳自己去想辦法」顯現出的關係結構是：佳美與父親均未承擔她學業中輟的責任，反而是在旁的阿伯主動代為承擔起，亦即擬似家人阿伯取代了父親的角色與功能。佳美渴望像和同儕一樣持續學校生活，「我很想讀書呀！可是爸爸不讓我讀，」「已經玩了一年了，當然會膩啊」「下午去找工作也是因為無聊呀！想說可能去讀

書之後就不會這麼無聊了吧！」佳美從學校生活世界逸出到幫派與搖頭世界之中，最終仍無法踩穩一塊實在的地基，因此回過頭來想重新投身於學校生活世界。一次又一次跑學校瞭解或辦理入學手續，佳美對於重新回到學校生活世界一事也從稀薄的夢想逐漸變成了厚實的目標。阿媽提醒佳美即使是正式的擬似家人阿伯仍無法提供如同真實家人之間的無條件支援與供應，而必須是有來有往的對等互動關係，並因此勸阻佳美接受擬似家人阿伯的供應。「阿媽叫我不欠人家人情，阿媽就一直打擊我呀！說我去讀也沒有用呀！我就不想理她！」阿媽的表態讓佳美有所挫敗，但無法打斷佳美和擬似家人阿伯的互動往來。因為繼母其實是看不起佳美的，阿伯說：「我讓妳去讀書，也是要幫妳爭一口氣啦！」佳美也期望自己透過恢復原先被取消掉的學生身份，使其在家庭生活之中也能有一個浮到臺面上來的地位與勢力，而非原先一味被父親與繼母所貶抑的處境。

(二) 繼母對佳美的詆毀象徵著阿媽主要照顧者角色的失敗，佳美淪為繼母與奶奶之間母性權力鬥爭的工具。佳美和弟弟彼此有所歸屬與認同的家人關係結構，有異於佳美和繼母彼此持續緊張對立又不認同的家人關係結構。每次只要佳美做錯什麼事情，繼母就會跟弟弟講：「你不要學到她喔！學到我會打死你」「可是弟弟才五歲，哪裡聽得懂啊？」繼母臺面上是在訓誨兒子，臺面下卻是對佳美進行全面的詆毀，由是繼母成為詆毀者，而佳美則成為被詆毀者。佳美指出繼母「可能要諷刺阿媽沒有把我們教好」，原來繼母在阿媽面前對佳美進行詆毀的動作，象徵著阿媽主要照顧者角色的失敗，佳美淪為繼母與奶奶之間母性權力鬥爭的工具。「現在繼續玩的話，只會讓他們更看不起她，所以去讀書吧！」佳美試圖終止遊蕩於社會邊緣的生活，甚至是透過恢復學生身份來提振自己。以前「阿姨越說我怎樣，我就越做給她看」過去的佳美掉落到刻意反抗繼母的意志與權威的互動結構中，以挫折繼母的意志作為自身行動的成就。此更顯現出佳美這次的行動恢復其自身行動的主體性。佳美認同自己是弟弟生活世界中居於照顧位置的他者。「弟弟出生的時間在我們國中耶，都已經比較大了，不會跟一個小嬰兒吃醋，這有點好笑，所以就蠻疼他的」顯現了佳美和弟弟之間彼此有所歸屬與認同的家人關係性質與結構，明顯地異於佳美和繼母之間持續緊張對立又不認同彼此的家人關係性質與結構。

(三) 面對父愛的失落：佳美和父親呈現出交錯的、不相交的兩個生活世界，父親成為對她的需求與情緒缺乏回應的照顧者，失落悲傷佳美在她和父親交往互

動的世界之中沒有存在的地基。「弟弟沒有出生的話，爸爸也不會放太多心思在我們身上呀！」佳美並未把弟弟視作家庭生活世界中的競爭者或掠奪者，而是造訪者與參與者。原來爸爸在佳美的生活世界中一直都是缺席者，和父親之間正向的互動往來對佳美而言原本就是匱乏的，弟弟的出生也無從對佳美的匱乏有所剝奪。佳美和爸爸雖然生活在同樣的屋簷之下，彼此卻是少有互動往來的家人關係，呈現出交錯的、不相交的兩個生活世界，「我跟爸爸也沒有太多的話講吧！」佳美否認自己期待和父親之間有更多的正向交往關係，也拒絕接觸自己悲傷與痛苦感覺時，她說：「有時候我覺得還好，不會想太多」。過去父女同住一個屋簷下尚且無法滿足基本的親情往來，而今父親甚至沒有和她們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彼此交往關係斷裂，又如何能夠有所期待？爸爸和她的生活世界不相交的，成為對她的需求與情緒缺乏回應的照顧者。「上一次我跟爸爸講到我要讀書，爸爸就說了一些話，我就不知道怎麼樣就哭了」，未成年且不具有經濟獨立能力的佳美倚賴著父親經濟上的支援與供應，方能實現重新回到學校生活世界並恢復學生身份期待，然而當她當面向父親提出請求時卻被父親所拒絕，佳美不僅期待落空，也失去家庭生活世界中主要倚賴者父親的支援與供應，雙重失落使佳美陷入悲傷的情緒之中。「爸爸坐在客廳，我背對著他，自己快要哭了，就跑到房間裡面去」。因失落悲傷而轉過身的佳美在她和父親交往互動的世界之中沒有存在的地基，失落悲傷的佳美躲藏在真實家庭的生活世界之外，孤單而無助。

（四）從學校生活軌道逸出的佳美，失去被照顧與規範的學生身份，也同時失落了父親的照顧與監護。蹺家少女佳美一時之間忘記了自己和別人一樣也有一個爸爸，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佳美指出父親和她之間是有距離的，「父親」二字對她而言既真實又抽象。「說實在我也是不怎麼瞭解自己的爸爸，我覺得爸爸好像很近，又很遠」「像現在我已經忘了爸爸的名字要怎麼寫了？」「因為只有在學校的時候，才記得說爸爸叫什麼」過去置身於學校生活世界中的佳美擁有被照顧與規範的學生身份，父親則在佳美的學校生活世界之中扮演家長身份。逸出於學校生活世界軌道之外的佳美，不僅失去被照顧與規範的學生身份，似乎也同時失落了擁有父親作為其家長的照顧與監護關係。佳美深夜未歸時，警察問她：「妳爸爸叫什麼名字？」佳美說：「我不知道」「想一想之後就想出來了」。警察逮住了蹺家遊蕩街頭的未成年少女佳美，並詢問她的監護人名字時，佳美一時之間忘記了自己也有一個爸爸，自己和別人一樣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佳美的家空蕩著，父親與母親同時缺席著，而佳美則成了蹺家少女。佳美坦言她和父親

的生活世界的確缺乏交集，父親的出現往往不在佳美的預期之中，渴望和父親親近的佳美實際行動的表達卻是更加遠離父親。

（五）佳美「蹺家」的行動底層真正的追尋卻是為了「回家」，擬似家庭是一種替代的，暫時棲居而有所倚賴的生活世界，佳美最終的追尋仍是回歸真實的家庭，恢復一個名實相符的，被照顧與規範的孩子身份。佳美再次提到她在阿標家夢到爸爸，哭著醒來一事，她哽咽地說：「好像是我很久沒有回家，然後爸爸知道我在那個家住了很久吧！爸爸好像提水果跟人家說謝謝吧！」佳美的夢境世界揭露了長期以來蹺家遊蕩的她所企盼的卻是父親對她的思念與找尋。原來，佳美「蹺家」的行動底層真正的渴望卻是為了「回家」，恢復給佳美一個名實相符的被照顧與規範的孩子身份。擬似家庭終究不是佳美最終的追尋，而是一種替代的暫時棲居而有所倚賴的生活世界，佳美最終的追尋仍是回歸真實的家庭，重新獲得真實的照顧者父親的懷抱。佳美夢到爸爸問她：「為什麼那麼久沒回家？」「那時候可能太久沒有見面了吧！沒想到爸爸還會來找我，結果我就哭了，就沒有講什麼話」「阿標好像替我開口說：『她不敢回家，怕被打』」「結果爸爸就跟我講一句：『有什麼不敢回家的？那還是你的家呀！』那時候我已經哭了，爸爸就說：『妳哭什麼？笨蛋。』結果我真的是哭著醒」。佳美深深渴望但又不敢企望爸爸真的會採取行動找尋她，而且有能力找到她，在夢境世界中實現願望但卻說不出話來的佳美驚喜復悲傷。夢境世界中的阿標代替了平日習慣壓抑情緒的佳美向父親表達出內心真正的恐懼與傷痛：佳美始終認為她不被自己的家庭、不被自己的父親所包容和接納。夢境世界中的爸爸敲醒了佳美「真實家庭無論如何是無法被擬似家庭所取代，也無法因此被取消，孩子最後總是要回到自己的家。」

（六）佳美相信他人無法接納自身的悲傷痛苦，即便她自己也容納不了自身的悲傷痛苦。相對於真實家人站在佳美的對立面，反而是她所宣稱的擬似家庭中理想中的替代母親，佔在她這一邊。佳美相信即便是擬似家人的阿姨和真實家人的姊姊，也無法想像和接受在她如此活潑開朗的外表之下，竟然隱藏壓抑著如此悲傷痛苦的情緒，她同樣無法相信真實的自己可以被他人所瞭解和接受。回到現實世界的佳美，對於來不及被壓抑隱藏住的悲傷痛苦情緒，充滿了批評和自我貶抑：「白癡呀！有什麼好哭的？智障！」顯示出佳美不僅相信周遭他人無法接納自身的悲傷痛苦，即便她自己也容納不了自身的悲傷痛苦，試圖將之排擠於心智世界之外。「看著阿標，一直看一直看，然後那個悲傷好像就沒了」。回到現實世

界的佳美，透過和既是擬似家人又是男女關係的阿標產生連結，暫時消弭了悲傷痛苦的感覺，補償了她和真實家人之間關係的空缺。佳美宣稱擬似家庭中的母親，亦即阿標的媽媽是她所認同的理想中的替代母親，她和擬似母親之間維持著對等的往來互動關係，而不僅是佳美單方面的付出而已，佳美向擬似母親抱怨家人對她重回學校生活世界的挫敗，擬似母親卻表達出極大的肯定與鼓勵：「這樣很好呀！這樣很聽話呀！」顯現出真實家人站在她的對立面，反而是擬似家人佔在她這一邊。

(七) 佳美體認到這個長期所屬的同儕團體從聚斂到分散的趨勢，她似乎沒有把握遊蕩家遊蕩的日子可以結束，先是倉皇著想要尋找下一個同儕團體的寄託與歸屬，慎思後作罷。佳美的生活世界從擬似家庭與同儕團體之中，轉向原先結識的另一個類似的擬似家庭，此生活世界移動的時序和佳美所提到的擬似家庭同儕團體友誼的質變惡化有所關連，「那群朋友都變了，只有阿標跟阿海沒有變」。擬似家人和同儕夥伴陸續爲了現實物質層面的壓力，而對佳美有所不滿，進而造成關係的惡化，佳美無法掌握關係惡化的關鍵，而充滿無力感。佳美向阿標宣告她將重返學校生活世界，暗含著她將要相當程度的從擬似家人之中移出，她對於過去不斷向他人試探極限的人際互動模式也有所反省和收斂。「其他人變了沒有關係，如果阿標和阿海也變了，我和乾妹會瘋掉」即便佳美體認到這個長期所屬的同儕團體從聚斂到分散的趨勢，她仍期盼她和既是擬似家人同時存在著曖昧的男女關係的阿海與阿標之間的連結互動關係能夠維持下去。「這群朋友散了，得去找下一攤」佳美似乎沒有把握遊蕩家遊蕩的日子可以結束，當她意識到原本的同儕團體即將曲終人散時，倉皇著想要尋找下一個可能的同儕團體的寄託與歸屬，然而佳美仍然表達對原先這個同儕團體強烈的感情與認同，那時候他們說：他們當兵回來，每個人都會變。佳美說：「我絕對不會變，你們也不會變」結果他們還沒有當兵之前就變了。佳美最終承認這種遊蕩的日子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又要去找那種高高的，站起來又很帥，跟他們出去，啊超有面子的！」佳美對於自身女性形象的認同相當負面而自我貶抑，她卻正向地認同並榮耀著同儕團體夥伴的男性形象，兩者之間呈現出極端的對比性，顯現出佳美透過和這群她所認同而榮耀的男性夥伴的連結往來，補償了她對自身女性形象的消極貶抑。也因此，這群同儕夥伴的散去不僅打擊了她的同儕認同，也威脅到她對自我形象所進行的補償作用。雖然佳美急於尋找下一個同儕團體的歸屬，她仍然認爲原先的同儕團體夥伴不僅有她所認同且榮耀外表形象，彼此之間也有正向的連結互動。而阿東這個

團體逞兇好鬥的幫派性質與陽剛氣味更強烈，「他們每次喝醉都要惹事情，我覺得很煩吧！」相對的同儕的互動連結則顯得薄弱，凡此均無法令她有所認同與歸屬，其間的交往互動方式也不利於她的成長發展。阿東那邊的想法都還只是小孩子。她覺得跟阿標他們在一起，那種想法完全不同，所以真的阿東那邊的話以後又會變得很幼稚。「如果真的散了，我要待在家裡」佳美宣稱即使她現在所屬的同儕團體解散了，她將放棄尋找下一個同儕團體的歸屬，回歸家庭生活世界之中。

(八) 佳美興奮於她的同儕團體和學校生活世界產生的重疊交織，從中輟遊蕩的生活回歸到學校生活世界軌道之中，對佳美而言既是目標，也是壓力。佳美興奮於她的同儕團體和學校生活世界產生的重疊交織，「我的乾哥哥阿誠也跟我同班，呀啊哈哈！」她不會因為選擇進入學校生活世界，而完全被拋擲在原本所屬同儕的生活世界之外，同時她的學校生活世界也必然不是孤立無依的。佳美此時對於重新回到學校一事大致底定，她興致盎然地追究有關就讀夜校的各种相關細節與內容。佳美將乾哥哥視為重要的往來對象，然而兩人對於重返學校生活世界的意圖則是截然不同，乾哥哥僅為了取得文憑，他宣稱將繼續過著在校中輟的生活，佳美則是想恢復被規範和要求的學生身份。談到渴望恢復學生身份時，佳美開始出現焦躁不安的肢體動作，反映了從中輟遊蕩的生活回歸到學校生活世界軌道之中，對佳美而言既是目標，也是壓力。佳美宣稱：「我是去學東西的，因為我如果去混文憑，會被笑吧！」「自己被笑沒關係，我還要揸二個人在身上」「阿媽呀！還有供我讀書的阿伯呀！」重新成爲一個被規範與要求的學生，代表著佳美從遊蕩於邊緣恢復到社會常軌的適應，是佳美的成功，也就是扶養她的奶奶、支援供應她的阿伯的成功，是佳美正向的壓力來源。「讀不好會先被阿姨笑：『誰叫你要給她錢去讀書。』」佳美的負向壓力來源是繼母不友善的眼光與對待，使佳美擔心復學之路的失敗，不僅自身要承受繼母的貶抑，連同奶奶以及阿伯都無法避免被繼母嘲笑貶抑的結果。佳美在坦承她對繼母的敵意之後，停止了焦躁不安的肢體動作，壓力似乎隨之釋放。

(九) 偷竊是佳美對他人進行操弄並獲得成就的一種方式，把成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來嘲笑、貶低成人世界，並達到反抗與報復的目的，佳美對此沾沾自喜。佳美坦承她的偷竊行爲與她和繼母之間敵對的關係有所關連。「之前偷她東西，所以她就蠻討厭我的！」佳美承認她對繼母的排斥與敵意，而且就是要透過偷竊的行動來表現並擴大她和繼母之間的緊張對峙，佳美明知偷竊行爲是不正當的，

她對於自己故意用偷竊來激怒繼母，做為自身的一種成就坦承不諱：「看到她不高興，很爽吧！怪怪的心理」。相對的，佳美無法透過偷竊來操弄她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因為偷爸爸錢，爸爸也不會生氣，偷他錢就沒有意義，呵(.)」偷爺爺的錢則是一種間諜遊戲：「偷阿公錢比較好玩，因為阿公會碎碎念，然後又抓不到我的把柄，真好笑，好可憐，笨蛋！」「阿公說什麼他老狐狸每次都鬥不過我這隻小狐」「現在他防我跟小偷一樣，乜哈哈所以就偷不到了呀！」再次說明瞭偷竊是佳美對他人進行操弄並獲得成就的一種方式，把成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來嘲笑、貶低成人世界，並達到反抗與報復的目的，佳美對此沾沾自喜。

七、第四十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在第四十次晤談中所呈現出的佳美生活世界的重要內涵，可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揭露的是佳美在擬似家庭中扮演嬰兒照顧者的角色，因而佔據難以被取消和取代的位置，阿標無法透過單方面的作為阻斷佳美和擬似家人之間的互動往來。其次是阿標和佳美之間的性愛關係浮上臺面之後，阿標無法承受同儕的眼光，他從兩人的男女關係中退縮，並阻斷和佳美之間原擬似家人的互動往來，佳美也因此退回真實家庭之中。最後呈現的是隨著佳美進入青春期和離家生活，父親變得不知道如何關心她，也無從管教起，透過神明的仲介，父親傳達了他對佳美的關心。現在佳美和父親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對等互動關係，而不再是過去權威的父親與依賴的孩子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結構。

(一) 佳美在擬似家庭中扮演嬰兒照顧者的角色，因而佔據難以被取消和取代的位置，阿標無法透過單方面的作為阻斷佳美和擬似家人之間的互動往來。佳美宣告她和阿標之間關係的決裂，佳美和阿標以外的擬似家人仍維持著原本的互動往來關係，只是阿標不僅單方面取消他們之間的擬似家人關係，也試圖將佳美驅逐於其擬似家庭之外，佳美則只能被動的承受：「上次去看他媽媽和妹妹的時候啊，他就趕我呀！」「隔一兩天，阿標哥哥打電話說：『等一下可不可以來顧妹妹？』我說：『喔！好呀！可是阿標不是不讓我去？』他說：『沒關係，我會跟阿標講。』」佳美在擬似家庭之中扮演嬰兒的實質照顧者角色，因而佔據了難以被取消和取代的位置，顯然阿標無法透過單方面的作為阻斷佳美和阿標其他家人之間作為擬似家人的互動往來。「他跟他媽講說：她來，不要讓他看到就好。他媽就說：『那你待在房間，不要出來就好了。』」佳美指出擬似家庭中的核心人物阿

標媽媽其實已經向阿標表明了佳美和擬似家人之間多重的互動關係，無法因為阿標個人的因素而被取消掉，阿標只得迴避和她之間任何直接的互動往來關係，佳美對阿標的立場有所認知之後，同樣被動的迴避和阿標之間的互動，透露出她成為被阿標嫌惡摒棄的對象，而她無力挽回兩人關係的惡化決裂。

(二) 阿標和佳美之間私密的性愛關係浮上臺面之後，阿標無法承受同儕的眼光，他從兩人曖昧的男女關係中退縮，並阻斷和佳美之間原擬似家人的互動往來，佳美也因此退回真實家庭之中。「大家都知道我跟阿標的事呀！他可能在生氣，反正就是他們會一直吐他呀！」「他可能就覺得說不要讓我去他家呀！他怕別人在亂想什麼吧！」除了第三者介入之外，佳美指出她和阿標之間擬似家人關係底層的男女性愛關係浮到臺面上之後，阿標無法諒解佳美向他人宣告兩人私密的性愛關係，阿標無法承受周遭同儕的眼光，因而從原本親密的曖昧關係中徹底退縮出來，並且阻斷和她之間所有的互動往來。然而，佳美沒有說出了是：到底阿標無法承受的是他人如何認知他們兩人從臺面上的擬似家人關係演變成男女性愛關係？或者是「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喜歡『醜妹』」，使得阿標心存芥蒂呢？前幾天阿標打電話來，佳美說：「你是誰？」他說：「我阿海他朋友」。她說：「你到底是誰？」他說：「重點是阿海有沒有在那裡？」佳美說：「我的重點是你是誰？喔！你是阿標喔！我有聽出來」。她說阿海沒有在這裡，他就掛掉了。上述呈現出兩人如何從親密的擬似家人和男女性愛關係決裂，轉變成為彼此不相交的陌路人關係，即便兩人之間共同的重要友人阿海作為相互勾連的樞紐，仍然未竟其功。佳美輕聲罵著：「幹你娘！打電話過來，也不講他是誰，問阿海幹嘛？」她說那時候阿海真的在她旁邊，她故意說：「很奇怪耶！每個人找不到阿海都找我，我又不是阿海他保母！」佳美既憤怒又無力於她和阿標之間關係的決裂，相對的，佳美的話語透露出：即便她和阿海之間維持著擬似家人底層曖昧的男女關係，至少並未進入男女性愛關係，兩人之間曖昧矛盾的互動張力尚未大到反彈的威力，她和阿海之間獨特的親密互動似乎仍是佳美掌握在手的，兩人之間確維持著互有默契，彼此在旁的關連往來，佳美也指出她在和阿標關係遽變之後，退縮回真實家庭生活之中：「最近就乖乖留在家裡呀！也沒出去」。她補充：「他現在跟乾妹分手」，「他們之後會復合吧！我覺得那不幹我的事，所以沒什麼去注意它」。顯現了佳美和阿海的互動關係仍在一個安全閥之內，她也試圖從阿海和乾妹之間地位微妙的第三者的角色中抽拔出來，劃出比較清楚的界限。

(三) 隨著佳美進入青春期和離家生活，父親變得不知道如何關心她，也無從管教起，透過神明的仲介，父親傳達了他對佳美的關心。現在佳美和父親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對等互動關係，而不再是過去權威的父親與依賴的孩子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結構。佳美分享了她和另種形式的助人關係產生連結的經驗：「我去拜拜，結果被神明打」「因為我有抽菸，神明叫我戒菸。我就說：『喔！好』，然後神明說：『妳壓力很大，是不是？』我就：『ㄗㄗㄗ』就沒有講話」。此種神明的助人形式提供了胸有成竹、堅定有力的瞭解與引導，佳美對此表現出敬畏折服的態度，她相信即使神明打她、懲罰她，也一定是爲了她的健康福祉著想。佳美受到神明懲罰一事和神明獨特的關愛方式有所勾連，佳美過去和父親的關係也是如此。佳美提到其實爸爸還是會關心她，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爸爸就說：「妳怎麼變那麼瘦，妳有去吃藥呀？」她說：「沒有呀！沒有吃，我又沒有變瘦」，別人就說爸爸不是不關心她，只是沒有講出來而已，反映了佳美和父親之間缺乏實質互動往來關係，因而對父愛缺乏真實的感受。那時候「神明還沒下來，因我「那個(月經)」來不能看」，「爸爸抽星星，我也抽星星呀！我跟爸爸講：『爸爸，我不能看，你菸給我一下，我去抽菸。』爸爸就說：『喔！好？』我就跑到山下去抽菸」。佳美宣稱她月經來不能看神明出駕的同時也宣稱了：我已經不再是個孩子，而是半個大人了。隨後佳美直截了當的向父親要香菸抽，父親驚愕之餘也無從拒絕，在兩人的互動之中，佳美傳達出現在她和父親之間所具有的某種程度的對等互動關係，而不再是過去權威的父親與依賴的孩子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結構。神明對佳美表達關心的方式一如過去父親關心她的方式；隨著佳美進入青春期和離家生活，兩人之間不僅缺乏實質的互動連結，也不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父親對待佳美的態度也跟著變了：父親變得不知道如何關心她，也無從管教起。然而，父親把佳美帶到神明面前，卻是讓神明來填補他原本位置上的空缺，透過神明的仲介，父親間接傳達了他對佳美的關心。佳美和父親抽著相同品牌的香菸，提供給他們互動往來的平臺，矛盾的是，佳美和父親抽菸的行爲，同樣是更高的權威神明未能讚許的。佳美對於父愛的真實性與本質仍然困惑，以致於無法思考。

八、第四十五次晤談佳美生活世界與人際互動經驗的呈現

在第四十五次晤談中所呈現出的佳美生活世界的重要內涵，可分成七個部分

來描述：首先是佳美仍同時踩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對反的兩端，真實家庭對她的規範與要求的有效性被佳美所取消，反而是擬似家庭對她的規範與要求被她賦予有效性。其次是佳美勾勒出一個情慾上的亂倫關係，她既是被渴求和誘惑的情慾對象，也同時是侵入的第三者角色。第三是佳美和阿標擬似家人關係底層的性愛關係浮上臺面之後，兩人無法在公同儕關係之中踩穩立足之地，私密的情慾世界隨之破裂。第四是佳美和阿標關係的決裂，導致佳美和擬似家庭的互動關係有了缺口，佳美在與擬似家人表面上的互動往來變得淡薄之際，她和擬似家庭的關係反而被實在化。五、佳美所追尋的擬似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之間的界限並非完全無法被跨越與融合，只是佳美偏偏無法跨越該藩籬，佳美的情慾追尋總是遭遇挫折。第六是在研究晤談的尾聲，佳美真實的家庭生活世界從空洞稀薄逐漸走向豐富厚實，而今父親像是對等的友伴關係，佳美在真實家庭之中是有所置身的。最後呈現的是佳美成為成人角力關係中的代罪羔羊，她將繼母視為原生家庭中的外來者，並將種種違犯行為視為自身的某種價值與成就。以下將分別描述之：

（一）佳美仍同時踩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對反的兩端，真實家庭對她的規範與要求的有效性被佳美所取消，反而是擬似家庭對她的規範與要求被她賦予有效性。根據佳美的話語，她剛去穿唇洞時，奶奶和爸爸一開始雖然反對，也很快就適應了她的改變。「阿媽說上課的時候就把它換成小一點點的珠珠，不要那麼大顆」「他們都是唸一下而已啦！」揭示了佳美的主要照顧者逐漸調適並接納佳美種種超乎其預期的表現，佳美和主要照顧者的互動關係之中，展現了她的主體性。朋友的反應則是「ㄉ？點點點」，顯然佳美知道自己刻意透過穿唇洞、帶唇環，在同儕之間表現出特立獨行的樣子，透過同儕瞠目結舌的反應，來獲取某種成就感和樂趣。即便如此，佳美談到「還好沒有被很多人罵」，仍然表達了她在刻意表現特立獨行的模樣時，其實仍然在乎著周遭重要他人的眼光與評價。佳美的擬似家人對她戴唇環一事表現出比真實家人更直接而強烈的反對：「阿海叫我在他面前不要戴。因為他覺得很醜，他媽也叫他不要戴！他說：『妳不能聽我媽的話喔？』」乾哥阿海把母親對他的期許與要求轉嫁到佳美身上，佳美也的確因此有所妥協，不再全然的我行我素，揭露出佳美的擬似家人對她的行事準則有所規範和要求，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佳美的真實家人。佳美反映了乾哥對她言行舉止與教養上的規範與要求，似乎超過了她對擬似家人之間的倫理與互動關係的認識與理解。「他希望我不要罵髒話，動作不要那麼粗魯，他就希望我可以這樣子呀！可是我從以前剛開始和他認識，他當我哥哥開始到現在都沒有變過呀！」

來自佳美真實家庭中的種種規範與要求，往往無法在佳美身上產生效力，佳美又如何順服於擬似家人對她的規範與要求呢？直到現在佳美仍同時踩在真實家庭與擬似家庭之間對反的兩端，弔詭的是，真實家庭對她的規範與要求的有效性被佳美所取消，反而是擬似家庭對她的規範與要求被她賦予有效性。

（二）佳美勾勒出一個情慾上的亂倫關係，誘惑她的男人身份剛好是二姐的男友，她既是被渴求和誘惑的情慾對象，也同時是侵入的第三者角色。佳美無法想像自己也能夠成爲男性的情慾渴望對象，反而將真實的經驗阻隔與否認掉。佳美先是描述了她和初識的異性友人的邂逅經驗，以及兩人之間界限模糊、曖昧不清的互動方式，和男性友人之間臺面下男女曖昧的互動關係，包括彼此相互挑逗、打情罵俏等，是佳美所營造的生活樂趣之一，弔詭的是佳美卻宣稱二姐的男友阿源不斷用各種方式主動誘惑她，她卻展現堅定的意志拒絕二姐男友的誘惑，仍然顯現了佳美和異性的互動關係所踩的對反而矛盾的兩個極端。佳美說阿源叫她做他那一天的女朋友，他說：「我被妳姐管的很緊，難得放鬆一天呀。妳現在不需要顧慮到妳姐，…」佳美說：「不要就是不要」。佳美所勾勒出的是一個情慾上的亂倫關係，誘惑她的男人身份剛好是二姐的男友，她既是被渴求和誘惑的情慾對象，也同時是侵入的第三者角色。佳美表示阿源試圖模糊兩人之間的角色和界限，從真實的關係走向虛擬的感情世界，而她則是堅定意志拒絕他：「阿源一直想要說服我：『妳現在想像一下我們是青梅竹馬的好朋友呀！妳對我有一點點的好感呀！我對妳也有一點點好感呀！我跟你提說：今天我們兩個在一起，妳也答應呀！』佳美說：『我不要』，反正就是一直拒絕他就對了」，「阿源那天很怪，因為他有點喝酒」。佳美宣稱她清楚自己真正渴求的情慾對象，她沒有意願也不可能讓自己和二姐的男友走進虛擬的感情世界中。佳美將二姐男友的求愛動作歸咎於酒精作祟，而不願意進一步思考是否兩人之間的確有臺面下的曖昧互動關係？本段落同時揭露了佳美意識到自身成爲男性所渴望的情慾對象，相反於她先前所提到的被男性所貶抑的女性形象與價值。阿源問她：「我剛跟妳講說叫妳做我一天的女朋友，妳心裡有沒有一點點高興？」佳美說：「『沒有呀！我就驚訝吧，沒有高興。』」，「反正就覺得他喝醉了吧！就亂講話，所以就沒有把它當做一回事」，透露出佳美無法想像自己也能夠成爲男性的情慾渴望對象，一旦貼近這樣的經驗，反而將真實的經驗阻隔與否認掉。也許這個經驗也因爲摻雜了背叛和亂倫禁忌因素而變得複雜，使佳美無法清楚辨識之。佳美被二姐男友所誘惑與騷擾，她卻無法公開控訴，佳美陷入了真實的經驗無法浮到臺面上被他人所理解，

恐怕說出來也難以被諒解的尷尬處境。

(三) 佳美和阿標擬似家人關係底層的性愛關係浮上臺面之後，其合法性與正當性遭受到質疑，使兩人無法在同儕關係之中踩穩立足之地，兩人之間私密的情慾世界隨之破裂。在佳美回歸到學校生活軌道的同時，她以為自己受到同儕團體的排擠，不被接納和歡迎。然而，「上一次在西門町唱歌的時候跟人家吵架，她被一個女生甩一巴掌，她那時候想說他們不會去，結果他們都來」「反正一些車站的人都有過來，就覺得其實他們也是很在乎我吧！」在佳美與人衝突之際，向同儕團體尋求援助的結果證明瞭這群同儕依然站在她身邊支援她，並未棄她而去。佳美長期以來在同儕團體之間的人際互動關係的經營成果，並未因為平日的小爭執而被取消掉。佳美話語中透露了她和阿標的關係每況愈下，自從兩人的性愛關係浮上臺面之後，彼此之間的交往關係基本上是完全斷裂的。「因為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跟他同時在一起時，大家都會吐（草）呀！故意講一些有的沒有的話題呀！」「他好像不高興呀！那時候我會想走呀，要不然就是不講話呀！就兩個人都很沈默，都不講話呀！」在佳美和阿標之間的性愛關係浮到臺面上之後，兩人同時感受到強大的同儕壓力，包括了被揶揄或公開議論等狀況，不僅阿標從關係中全然撤退，佳美也因此退縮其情感。原本是擬似家人關係的兩人，男女性愛關係浮上臺面之後，其合法性與正當性遭受到質疑，兩人均無法在公開的同儕交往關係之中踩穩立足之地，原本屬於兩人之間獨特而私密的世界隨之破裂，連帶的也跌落於同儕世界之外，無能為自己發聲。原本佳美渴望她和阿標之間曖昧的男女關係能夠浮到臺面上，以獲致合法的位置。未料結果一如阿標原本所威嚇者：一旦兩人的性愛關係被公開，也是他們關係結束之時。

(四) 阿標無法單方面取消佳美和擬似家庭之間往來互動關係，只是兩人關係的決裂導致佳美和擬似家庭的互動關係有了缺口，不再能夠自由進出其擬似家庭。佳美在與擬似家人表面上的互動往來變得淡薄之際，佳美反而感受到她和擬似家人之間往來互動關係的真實性。佳美指出阿標不僅主動切斷和她之間的互動往來關係，並強力阻擋她和其他擬似家庭成員之間繼續的交往互動關係的機會，甚至試圖直接將佳美驅逐於擬似家庭之外：「他看到我說：『妳給我滾喔！』我說：『我又不是來找你。』他很兇的說：『妳要不要走嘛！』我說：『走就走嘛！我又不是來看你的。』」面對阿標的攻擊，佳美只能被動承受，她無法向阿標當面宣稱其與擬似家人之間關係的正當性。「他媽問我說：『妳跟阿標到底怎麼了？為什

麼會吵架？」我說：『就吵架而已呀！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啊，是他自己很奇怪，幹我屁事呀！』他媽說：『是喔！』就沒有繼續再問了。之後我再去他家，都是他不在家的時候」。揭示了佳美選擇在讓她和阿標之間臺面下的性愛關係繼續成爲這個擬似家庭之中隱晦的秘密，不至於成爲擬似家庭之中被公共議論的話題。

「他媽覺得我們很奇怪，兩個那麼好的人突然會變成這樣？」反映了阿標母親多少知道佳美和阿標之間關係遽變由某種特殊原因所導致，然而兩個人堅持不說，她也無從追究起。最終阿標無法單方面取消佳美和擬似家庭之間往來互動關係，只是阿標和佳美關係的決裂導致佳美和擬似家庭的互動關係有了缺口，不再能夠自由進出其擬似家庭。即使佳美和阿標之間的擬似家人關係與曖昧的男女關係被阿標單方面所宣告終止，佳美仍保有她和阿標之外其他擬似家人之間真實的往來互動關係，擬似家庭也依然是佳美真實的生活世界之一，「他們都很歡迎我去他家，就是帶小孩而已啦！他爸媽都對我很好啊」，佳美肯定自己透過在擬似家庭之中扮演照顧者的角色，而獲致不可取代也無法輕易被取消的位置，實際上，佳美感受到自己在這個擬似家庭中所受到的歡迎和接納。她說：「那時候會覺得說，沒有去他們家，他們會不會忘記我呀？可是沒有想到過一陣子去，大哥也會問說：『妳怎麼那麼久沒有來了啦！怎麼那麼久沒有看到妳了？』連他爸也會跟我聊天呀！」過去以來，佳美長期在擬似家庭之中默默經營與付出，並未讓佳美相信自己的確搏得一席之地。反而在彼此表面上的互動往來變得淡薄之際，佳美感受到她和擬似家人之間往來互動關係的真實性。

（五）佳美尋求擬似家庭以補償其真實家庭的不足之處的目標與青春期的情慾追尋混爲一談，佳美所追求的擬似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之間的界限並非完全無法被跨越與融合，只是佳美偏偏無法成功跨越該藩籬，佳美的情慾追尋總是遭遇挫折。佳美並非單純地希望融入擬似家庭之中，成爲其中一員，而是將青春期情感發展過程中，尋求情慾渴望的異性伴侶的目標，和原先尋求擬似家庭以補償其真實家庭之中種種不足之處的目標融合在一起了，她說：「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只有我喜歡的那個人不喜歡我，可是他們的家人都會喜歡我」。當佳美對於擬似家庭的追求與異性伴侶的追求混爲一談之後，追求異性伴侶的失敗，導致她在原本經營成功的擬似家庭關係之中被撕裂，佳美和擬似家庭之間的互動關係有了裂縫。佳美說有一次她爸喝醉之後，跟阿海他媽說什麼「有一天他們會做親家！」佳美「幹！」的一聲，說她都快笑昏了，這是阿海他媽跟她講的，佳美說：「阿海才不會喜歡我呢！」阿海耳朵超尖的，他說：「誰要喜歡妳呀！」她笑著說：「考

北（台語發音）」「喔，害我被阿海吐（草）」。顯示擬似家庭的雙方家長對於佳美和她所愛慕的乾哥的配對也樂觀其成，無奈乾哥偏偏不把她視為其情慾渴望的對象。佳美將這一切視之為鬧劇，給自己台階下，以因應她在男女關係發展上的失敗。佳美又提到阿海的大阿姨就說：「過來我旁邊坐呀，我要好好看妳！」「妳越來越漂亮了呀！我真的很喜歡妳呀！」「我幫妳介紹男朋友，我們家阿海好不好？」佳美說：「ㄟ，沒有辦法呀！人家喜歡他，他又不喜歡我」。擬似家人之中的長輩卻對佳美釋放出最大的善意，表現出對佳美女性價值的欣賞與接納，揭露了：原來，佳美所追求的擬似家人關係與男女關係之間的界限並非完全無法被跨越與融合，而佳美偏偏無法成功跨越該藩籬的主因是：她經驗到既是擬似家人也是她情慾渴望的對象：乾哥阿海，偏偏沒有 take 她的意願。這種情況就像後來阿標終於被動地 take 她的身體，卻始終不願意 take 她的愛情一樣，佳美的情慾追尋總是遭遇挫折。根據佳美的描述，她和姊姊們一樣，都傾向於和原住民男性之間發展出男女關係，進而勾勒出佳美的真實家庭和原住民族群之間獨特的互動網絡與生態。佳美的大姊和母親均無法維持穩定的婚姻關係與男女關係，而佳美自己則剛在探索男女關係的起步階段，同樣是跌跌撞撞的充滿了挫折。

（六）在研究晤談結束之際，佳美真實的家庭生活世界從空洞稀薄逐漸走向豐富厚實。佳美對父親有所需求和依賴的關係，倒轉成父親對佳美有所需求與依賴。而今父親像是對等的友伴關係，佳美在真實家庭之中是有所置身的。佳美過去從未提到三姐對她的支援與照顧，彷彿彼此的生活世界完全不相交一般。在研究晤談結束之際，佳美才開始表達出三姐對她的趨近，以及她和三姐之間親密正向的手足互動關係。「有一次三姐洗完澡出來要看電視呀！原本我躺在籐椅上睡覺，三姐跑過來跟我擠，我說：『妳走開，妳很熱耶！妳幹嘛跑來跟我擠呀！很煩耶！害蚊子一直叮我，』三姐說：『我們是姐妹，我們要相親相愛耶，我愛妳耶，』我說：『誰要愛妳，妳走開啦！妳很熱耶！』…就很白癡啊！」透露了佳美真實的家庭生活世界從空洞稀薄逐漸走向豐富厚實。「有一次爸爸在景美跟人家吵架，回來就跟我講：『那個女的真是超討厭，妳找人去打他們啦！』佳美笑著說：『爸爸每次都說：『妳找人去打他們好不好？』她就說：『喔！是喔？』」佳美過去從真實家庭生活脫離出來在外遊蕩的日子，所建立的具有幫派性質的同儕團體勢力，反而成爲父親解決工作中的人際紛爭的後援和靠山，間接肯定了佳美社會生活的某種成就。佳美和父親之間原本的依賴關係倒轉過來，原本應該是佳美對父親有所需求和依賴的關係，倒轉成父親對佳美有所需求與依賴。對佳美而

言，而今父親的權威不再，反而像是對等的友伴關係。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之中，顯現出佳美在真實的家庭生活世界之中實際上是有所置身的。

(七) 佳美成爲複雜的成人角力關係之中的代罪羔羊，佳美將繼母視爲原生家庭中的外來者，彼此的生活世界不相交。她將種種違犯行爲，以及推翻或打倒來自成人世界的權威與意志，視爲自身的某種價值與成就。有一天後母跟弟弟回家，她感到很奇怪，她說：「我沒有去碰到妳兒子喔！我也沒有跟妳講話喔！」後母就說：「妳走開啦！我不想看到妳啦！」之後就甩門出去，佳美說：「幹！」，奶奶說：「妳幹嘛，妳跟她講什麼？」她說：「我連跟她講話都沒有，誰想要看到她啊！」佳美的話語中呈現出繼母對她無來由的排斥與恨意，讓佳美感到憤恨不平，奶奶對於兩人之間的衝突則是無力干涉，並透露出父親再婚之後搬離家庭，撕裂了佳美在真實家庭生活世界之中生存的地基，至今仍看不出佳美和繼母彼此的敵對與仇視有何彌合的可能性。佳美非僅和後母關係決裂，連帶的，她和同父異母的弟弟之間原本親和的互動關係也因此被撕裂開來，彼此不復存在於同一個生活世界之中。佳美不斷用各種髒話咒罵著繼母，對繼母的恨意表露無遺，她提到當天連工讀也因此不去了，顯示出佳美和繼母之間劇烈的衝突，使其情緒深受打擾連帶影響其生活功能。佳美說：「大人都很奇怪啊！有時候在私底下後母都可以跟我講話呀！像有一次去景美，她可以跟我講話呀！」「爲什麼後母要在奶奶面前擺出那種態度呀？」原來，佳美意識到自身如何成爲奶奶和繼母之間衝突與敵對關係的戰場，並對此感到無所適從。「我也不想跟後母吵架，因為這樣會讓爸爸很難做人，最後被罵的還是自己呀！」透露出佳美察覺到自己身爲一個孩子，在這場複雜的成人角力關係之中，始終是被無辜捲入的代罪羔羊。她又說：「我覺得後母沒有資格罵奶奶，後母又沒有從小把我養到大，今天是奶奶把我從小養到大」「我那麼不乖並不是奶奶沒有教我，而是我自己故意不學好啊！這不是奶奶的錯，不能怪奶奶」。佳美認爲繼母無權力論斷她種種表現的是非好壞。也無權論斷她的主要照顧者：奶奶，教養她的得失與功過，上述反映了佳美將繼母視爲原生家庭中的外來者，雖然是繼親關係，彼此的生活世界不相交。佳美的話語中透露出她將種種叛逆行爲，以及推翻或打倒來自成人世界的權威與意志，視爲自身的某種價值與成就。佳美清楚自己種種違犯行爲的代價，然而她仍幹冒不諱。看來。佳美始終捍衛著奶奶和爸爸的立場，然而佳美早年連結倚賴最深的對象反而是她極少提及的爺爺。她說「其實從小最疼我的就是爺爺，因為阿媽疼二姐，爸爸疼三姐，然後大姐被媽媽帶走呀！所以阿公就很疼我呀！」「之後越

來越大阿公就越來越不喜歡我了，因為那時候我做錯很多事情」「現在就變成奶奶很維護我呀！」「其實也還好吧，阿公比較小孩子氣，有時候會亂講話」顯現出佳美對爺爺深刻的倚賴關係隨著她成長過程中種種叛逆與違犯的作為，而被爺爺所取消，而奶奶補償了爺爺原先對佳美的支援與呵護。對佳美而言，爺爺比較像是對等互動的友伴，而不是負擔佳美度過青春叛逆歲月職責的長者。